

德育課本

第三集
第三冊



淨空敬書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清靜自五道人題
禮



●乾德禮字詩

禮節詳明美在斯小心翼翼記周詩
視聽言動箴常懷喪祭冠婚儉合宜
授受不親嚴有別尊卑式序慎無儀
休教相鼠貶譏諷夙夜寅恭謹自持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禮制從來共率斯雅言執守並書詩
居身能肅和爲貴涉世多奢儉最宜
品節無愆瞻爾止謙恭不忒慎其儀
四箴隨在須當警克己歸仁善保持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孰識先王道在斯有皮相鼠載鄆詩
中規中矩方爲美無簡無繁最適宜
橋梓高低知俯仰衣冠整肅望威儀
世衰禮教將推倒全賴羣賢善護持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好禮磋磨亦謂斯知來賜可與言詩
崔公命僕猶如此御說爲君最是宜
周室初年垂聖訓漢家當日演朝儀
先王之道昭千古品節詳明善護持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三疊韻

不修邊幅竟如斯相鼠貶譏久諷詩
務學中規兼中矩更須從俗亦從宜
衣冠整肅堪爲表橋梓參觀莫失儀
家法尊嚴欽萬石至今說禮仰操持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禮冠四維美在斯趨庭詔學並於詩
經權互用方爲善奢儉得中始合宜
男女何堪親授受尊卑莫漫失型儀
當前可欲紛無數克己功深堅自持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先王創制美如斯禮後參觀素絢詩
交際須知謙受益侈奢莫若儉爲宜
鯨羊未去猶遺愛相鼠貶譏慎失儀
緼節繁文循古道世風日薄善維持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禮教陵遲竟若斯貶譏相鼠載風詩
圍棋橋梓同爭道飲酒形神始適宜
莫學小兒無檢節仰瞻君子有威儀
功深克復私心化三百三千謹奉持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禮數分明某坐斯彬彬儒雅入風詩
瓜田李下猶須慎作咳揚聲豈不宜
舉止有常欽秩序起居惟謹仰威儀
三千三百能爛熟日用何愁沒把持

●湖南乾城谷錦堂十四疊韻

三代文章未墜斯夏殷損益漫刪詩
隄防終作橫流障賢士無如折節宜
卻守鯨羊甘腐朽敢同相鼠失威儀
人禽界處非難辨只在幾希謹護持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禮後瞻能悟至斯起予卜子可言詩
山南橋梓堪爲式海內楷模最得宜
接物須知循矩矱動容莫任失威儀
先人手澤多輕執惟有韓臯笏自持

●安徽蕪湖翟大猷六疊韻

聖訓諄諄善在斯趨庭教鯉讀毛詩
文行忠信傳家遠勤儉溫良涉世宜
長幼尊卑明敬愛鄉鄰戚友重威儀
苟生無禮何能立鼠屬貶譏難保持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禮門矩範乃如斯備載經書紀載詩
能守尊卑循飭序自然措置得咸宜
有倫有則存中道寧儉寧哀是令儀
此日休風淪沒盡時賢著論好維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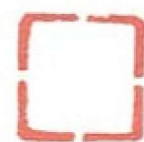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以禮存心未喪斯豈惟聞樂辨聲詩
尊卑長幼皆循序凶吉賓嘉總合宜
孟子巖巖瞻氣象武公抑抑有威儀
晉人放誕風流甚舉止胡爲不自持

●安徽貴池姚沛芸十五疊韻

禮教陵夷竟若斯誰能恪守抑之詩
中規中矩方爲美有本有文始適宜
藹藹吉人瞻氣度謙謙君子著威儀
仲尼當日勤殷問至聖猶然懷自持

八德須知三集卷五



二十四禮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衛遽伯玉
敬上知非
夜車止闕
見信宮闈



遽音渠。
瑗音援。

闕門觀也。

下下車也。

式車前橫。

木有所敬。

則俯而憑。

之示敬禮。

也。

路馬君駕。

路車之馬。

冥冥暗也。

昭昭明也。

矯揉曲直。

之也使曲。

者直為矯。

使直者曲。

為揉揉或。

遽瑗敬上

周衛遽瑗字伯玉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南子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南子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君子不以冥冥墮行伯玉賢大夫也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公使問之果伯玉也夫忠臣孝子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蓋其禮根於心形諸外悉出於至性至情而非矯揉造作為之也伯玉之不以闇昧廢禮且能見信於深宮而南子之智實能及之則加衛靈公一等矣

白話解釋周朝衛國裏有箇賢人。姓蘧名瑗。表字伯玉。當他五十歲的時候。就感覺到以前四十九年的過失。有一天的晚上。衛靈公和他夫人南子一同坐着宮裏。忽然聽見有一輛車子過來的聲音。辚辚地響到了公門口。就不響了。南子說。這輛車子上坐着的人。一定是蘧伯玉。衛靈公說。你怎麼知道是他呢。南子說。從禮節上講。做臣子的人。走過君上的公門口。一定要下車。看見了君上駕路車的馬。一定要行敬禮。這些都是表示着敬重君主的行為。凡是君子。不肯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就放棄了他的品行。蘧伯玉是箇賢人。君子他平日服事君上。很盡敬禮。這箇人一定不肯在暗昧的地方失了禮的。衛靈公差了箇人去問。原來果然是蘧伯玉。

南宮敬叔
惟禮是循
家財施散
非欲速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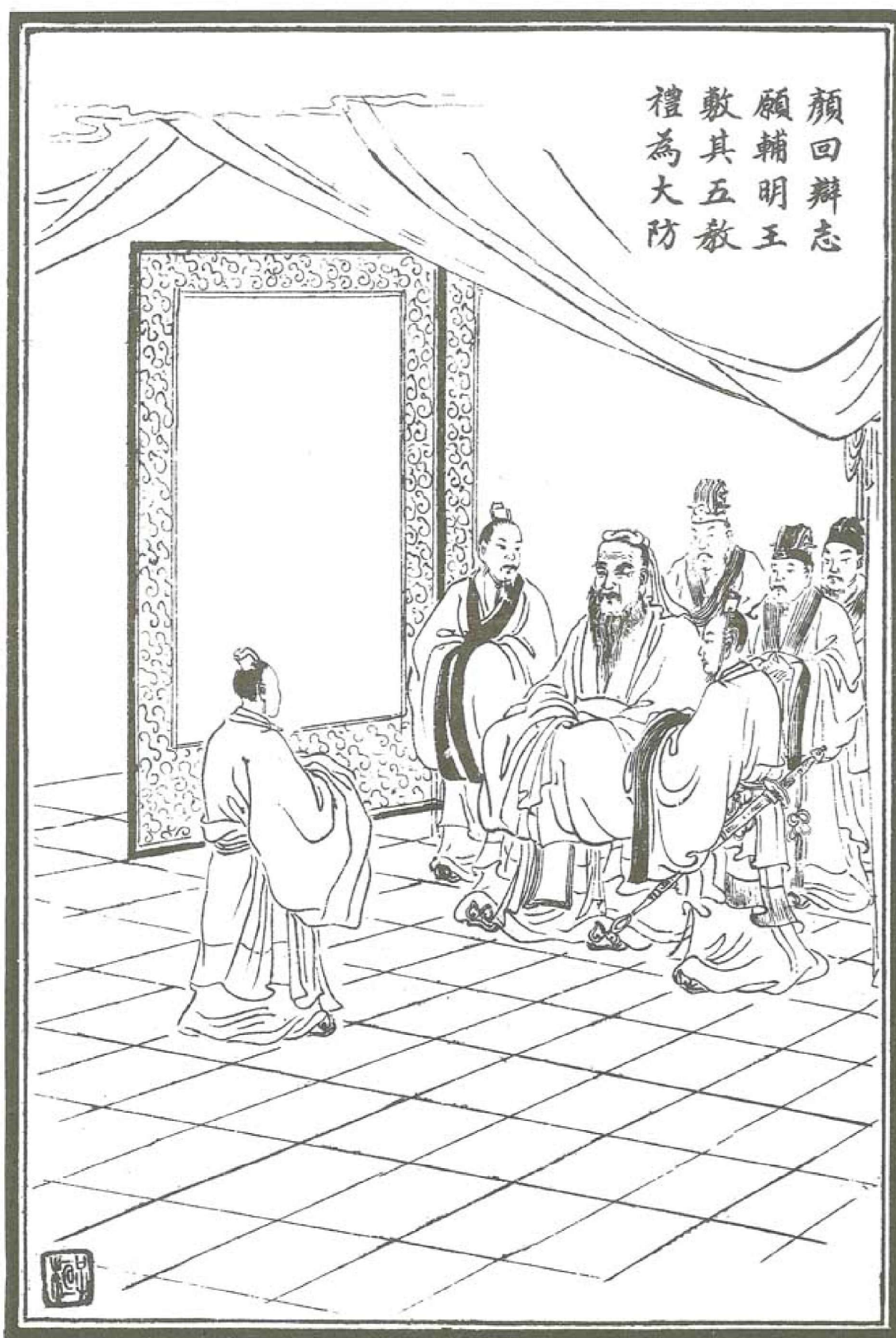
敬叔施散

周魯南宮敬叔嘗隨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初。敬叔以富得罪奔衛。及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左傳載孟僖子將卒。命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因屬說與何忌。事孔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定位。正所以自立也。是敬叔與兄懿子。韋承父命。師事孔子。而能自立者也。

聃音耽。老子李耳之謚。苴音長。苴宏周大夫。反還也。載寶以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貨賣也。喪去聲。失位也。屬音燭。屬也。說敬叔名。史記索隱云。仲孫閱何忌懿子名。

百話解釋周朝時候魯國的南宮敬叔有一次跟了孔夫子到周朝去在老子那兒問禮在長弘那兒訪求古樂當初南宮敬叔為了家裏太有錢了在國內得了罪逃到衛國去等到回來的時候在朝廷裏用了許多寶貝做賄賂要求恢復了原官孔夫子得知了這回事就說像他這樣的買了官做那末失了祿位的人還不如早點窮了的比較得好的多了子游聽了就問道這箇是什麼意思呢孔夫子說有了錢的人不講究禮法這是一種禍殃呵南宮敬叔為了有錢的緣故失了他的官位可是他仍然不肯改過我恐怕他將來還有後患呢後來南宮敬叔得知了孔夫子的這番話就依了禮把財產施散了

顏回辯志
願輔明王
敷其五教
禮為大防



農山魯地。
一作景成。

敷布也。

五教。父義
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

也。

越踰越也。

曠。空缺也。

由子路名。
賜子貢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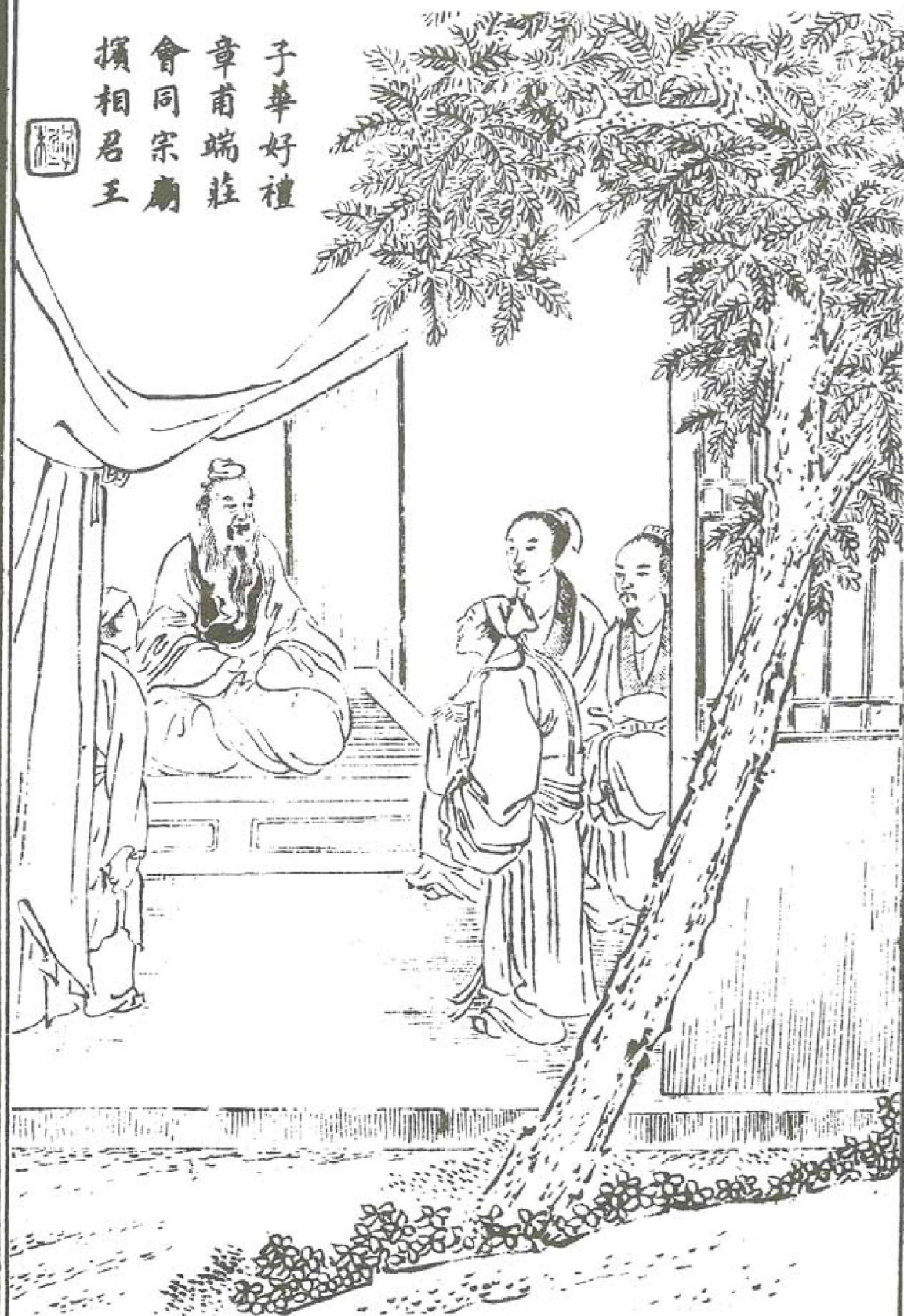
克己復禮
及非禮四
句。用行二
語。均出論
語。

顏回辯志

周魯顏回隨孔子北遊農山。與子路子貢辯志。曰。回願得明王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鬪爭之患。則由無所用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孔子凜然曰。美哉德乎。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為周公後。盡禮之第一人。顏子為孔門中盡禮之第一人。孔子嘗告以克己復禮為仁之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事斯語。孔子所以許為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白話解釋 周朝魯國的顏回。跟了孔夫子到北方去遊玩。農山同了子路子貢。辯論着各人的志願。顏回說。我願意遇見了一箇賢明的君王。幫着他助理一切政事。傳布着做父親的教訓。要有義方。做母親的要慈愛。做哥哥的要友愛。做弟弟的要恭謹。做兒子的要孝順。這樣的五種教化。用禮樂去化導人民。叫百姓們不用修理城郭。也不必掘深溝池。家裏的人沒有離散的愁恨。過了千百年也沒有戰爭的患難。這樣說來。那末子路的勇敢。沒有地方可用了。子貢的口才。也沒有地方可施了。孔夫子聽了他的一番話。很佩服他。就正色的說。顏回的道德是何等的美滿呵。不費錢財。不害百姓。不勞口舌。顏家的兒子就能具備了這幾件的。

子華好禮
章甫端莊
會同宗廟
損相君王



子華言志

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謂眾卿相見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謙辭也。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何有言不難也。靖和也安也。哂微笑也。

周魯公西赤字子華。嘗侍孔子言志。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道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焉。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乎。孔子嘗言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公西華禮樂會同。足靖諸侯之紛爭。洵為救時之才。而以願學為言。其讓也。即其禮也。子路亦救時之才。第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故哂之耳。

白話解釋周朝時候魯國公西赤表字子華。有一回侍立在孔夫子的身邊。大家談說各人的志願。公西子華說。不是說我就能夠做的了。不過我願意學習的。就是宗廟裏的事務。像諸侯大夫聚會的時候。我就穿了玄色的禮服。戴了章甫的禮帽。替他們做一箇小小的贊禮的人。孔夫子聽得他很謙虛。就說公西赤還說做了小的。那末那一箇人能做了大的呢。子貢說。整齊端莊又能嚴肅。立志好道。又有禮法。在兩箇諸侯會面的時候。贊着禮。又很篤實文雅。這就是公西赤的行為。孔夫子對學生們說。你們要學習。應接賓客的禮節。只是把公西赤當着榜樣就是了。

高柴端履
守禮如愚
避難出走
不實不踰



啓蟄即驚蟄為二十四節候之一漢避景帝諱改為驚蟄泣血見前凡人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士師周禮秋官之屬主察獄訟之事則音月斷足也踰陸均見前竇音豆孔穴也

高柴端履

周衛高柴字子羔端履操生平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仕衛為士師。治獄仁恕。蒯賁之難。子羔出走。別者守門。謂之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隧。子羔曰。君子不竇。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避焉。考子羔為魯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其禮教之化人如此。蓋君子之德以身先民而民不遺其親焉。

成魯邑在今山東寧陽縣東北九十里。宰邑之長官。喪與縗同。篋指蟹之背殼也。范蜂也。縗音縗。縗飾也。遺棄也。

百話解釋 周朝衛國的高柴表字子羔。他的品行和操守都非常端正。生平走路的時候。腳不踐踏了人的影。正從地上出來的蟲。他也不肯弄殺的。正在生長的草木。他也不肯去攀折的。守了爹娘的喪。沒有聲音地哭泣了三年。並沒有微笑的時候。在衛國做了獄官。治理獄訟。很和平又很有仁心。後來衛國發生了蒯瞶的事故。國內擾亂了。高子羔就要離開衛國。走到城門口的時候。這時候。一箇割去了腳的人守着城門。對高子羔說。那邊有一箇缺口。你可從那兒逃了的。高子羔說。君子不肯跳牆頭的。那箇守門的人又說。那邊有一條地道。你可從那兒逃了的。高子羔說。君子不肯鑽地洞的。那箇人又說。這裏有間房子。於是高子羔就走進了那間房子裏躲避着。



周有蒙夏為魯宗司立妾獻禮對曰無之



魯夏執禮

宗人禮官。嬖賤而得君之寵倖也。宗司掌禮之官。薛黃帝之後任姓侯爵。故城在今山東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按孝公惠公娶於宋。因避定公諱。故不稱宋而曰商。司鐸魯宮名。失火在哀公五年。

周魯魯夏官宗人哀公嬖公子荆之母。將以為夫人。使魯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焉。何謂無。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有之。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世子。國人始惡之。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已不知禮矣。哀公不聽魯夏之言。以嬖妾為夫人。則更不知禮。禮屬於火。此司鐸火之所以踰公宮乎。幸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不然。周官一書。將蕩然無存矣。

五月。宰人宰官也。周官。即周禮。周公居攝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書成而未實行者。

百話解釋周朝魯國的釁夏做了宗人官。這時候魯哀公很寵愛公子荆的母親。想要立他做了夫人。就叫釁夏把冊立夫人的禮節拿了上來。釁夏說。這是沒有的。魯哀公生了氣說。你做的管禮官。要曉得冊立夫人是國家的一種大禮。怎麼可以說是沒有的呢。他又回對道。魯國的上代周公和武公的夫人都是正式迎娶薛國的孝公惠公的夫人。都是正式迎娶商國的。自從桓公以下。都是正式迎娶齊國的。這種正正當當的禮節。是有的。現在你把妾來立做了夫人。那末我們魯國裏向來沒有這種禮節的。魯哀公不肯聽。終於把公子荆的母親立做了夫人。把公子荆做了世子。從此以後魯國的人就很厭惡他了。

韓順修道
同縣相招
禮須來學
以謝隗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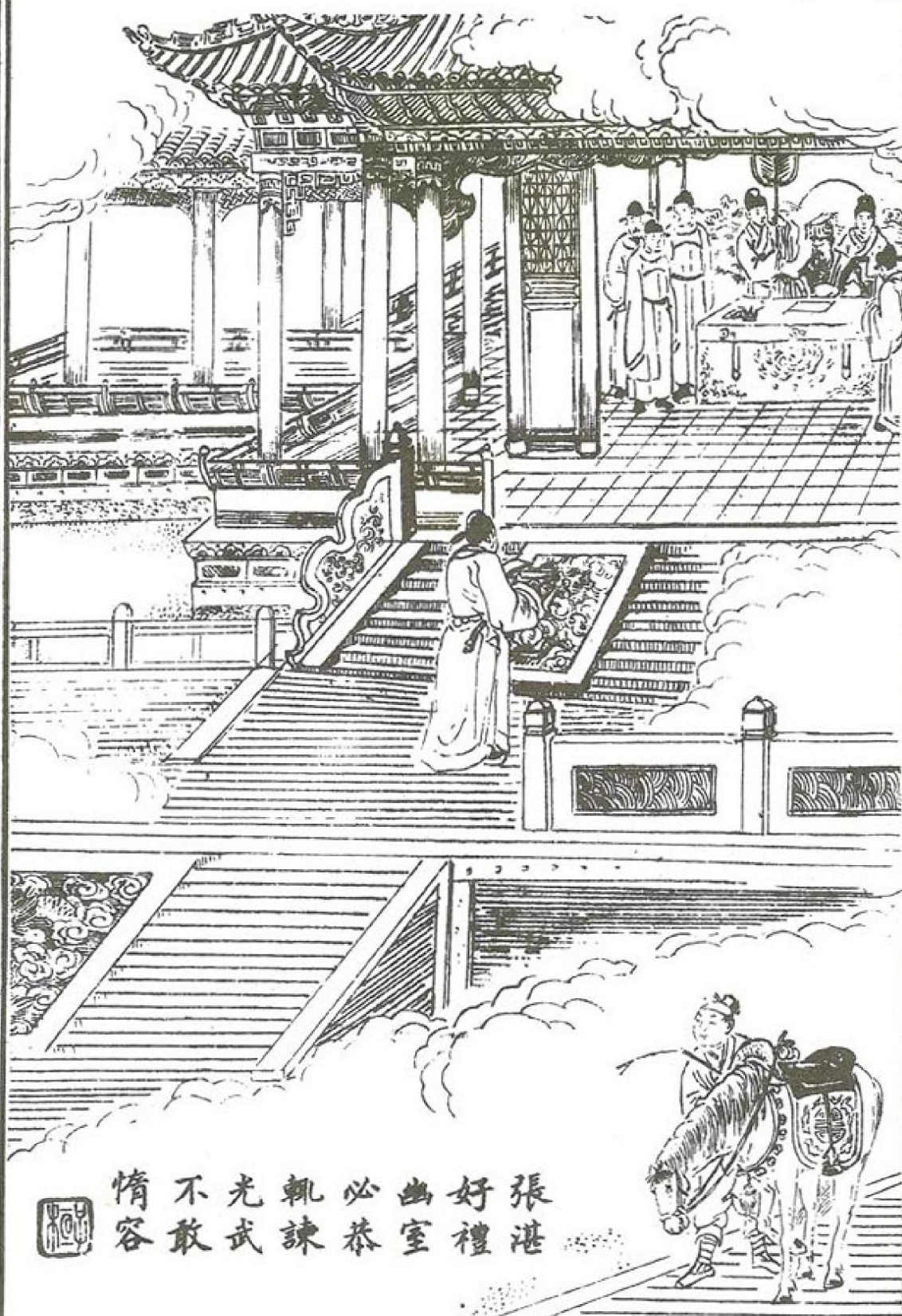


冀在今甘肅伏羌縣。辟音璧。徵召也。州宰州之長官。南山即終南山。隗音危。上聲。矍音攫。驚顧貌。四勿即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也。餘見前。西州指隴西。繩糾人之失也。

韓順謝聘

漢韓順字子良冀人。以素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修道。同縣隗囂等起兵。以順道術深遠。遣人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之。矍然不能強屈。其後囂等皆滅。惟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修道以四勿為箴。重道以尊師為本。此禮之當然耳。隗囂自稱上將軍。西州且大震矣。而韓順山居修道。執操不回。因其使以拒其聘。夫固非自尊自大也。亦以禮繩之耳。隗囂安能屈之哉。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姓韓名順的。表字子良。是冀地方的人。因為他的品行一向很清白。所以朝廷裏徵召他去做縣官。韓順不肯去。當王莽末年的時候。在南山地方隱下了修道。他同縣的隗囂一班人起了兵。因為羨慕韓順的道術。是很深遠的。所以差人送去很厚重的禮物。說着很客氣的話。去聘請他來做了隗囂一班人的老師。韓順就對差來的人辭謝着說。照禮法上說。學生只有到老師那兒來學的。沒有老師到了學生那兒去教的。就是要拜我做老師。那末到深山裏來就好了。隗囂聽了很驚異。終沒有方法去屈服他。後來隗囂等一班人都滅亡了。只有韓順仍舊很安然地隱棲在深山裏。他很貧苦很清白的盡了天年。



幽暗也。三輔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今陝西省中部之地。儀表猶法則言為人。所取則也。太子太傅以德義傳太子者。位次於太師。鷄有耀遙二音。鳥名。魏徵拜諫議大夫。犯顏敢諫。太宗敬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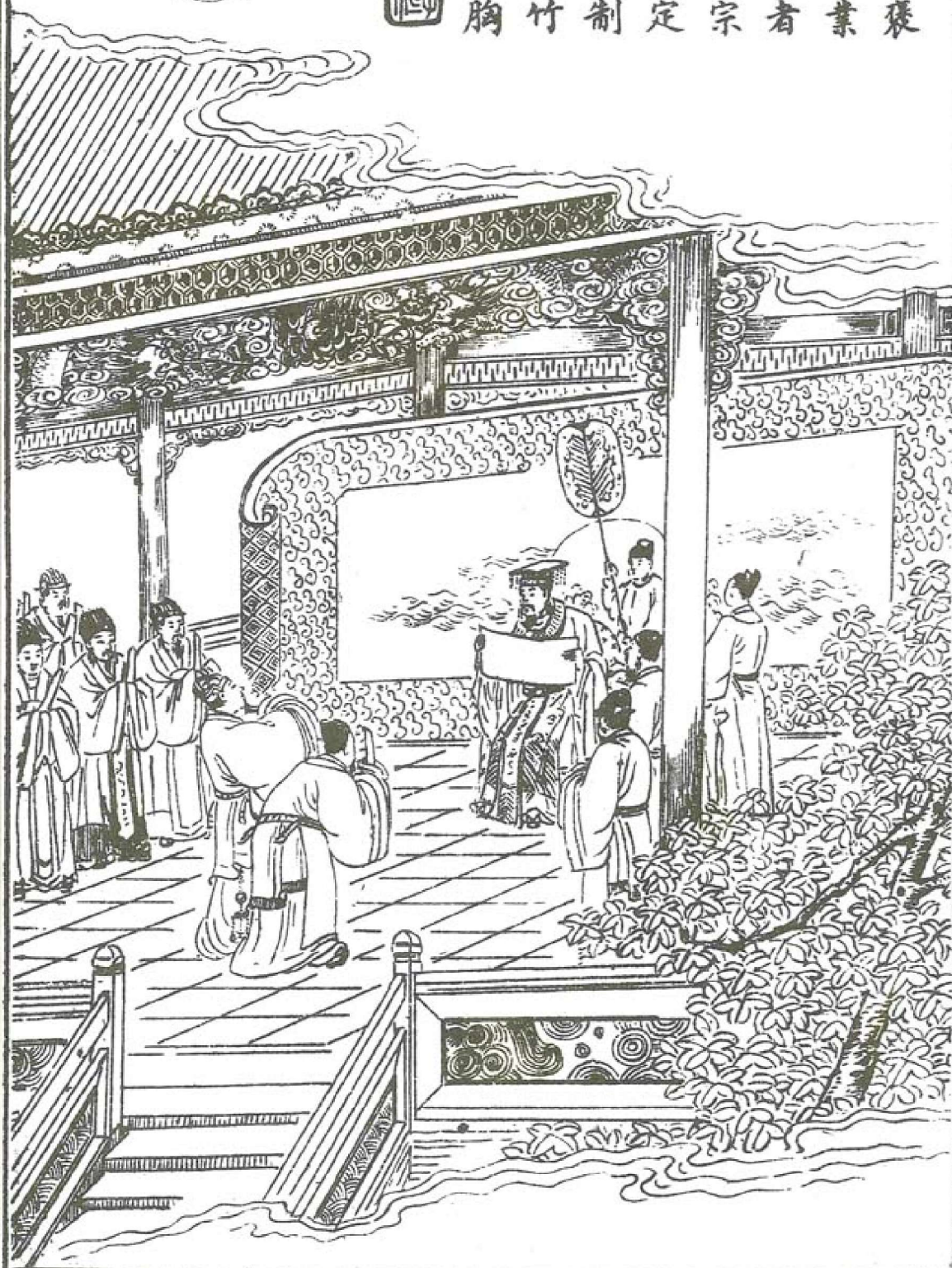
張湛修整

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雖居幽室。必自修整。遇妻子以禮法。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諫。嘗乘白馬。帝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後為太子太傅。人惟持躬以禮。則凡不合禮之事。每不敢為其所知。甚且為君者亦畏其見知也。唐太宗死。鷄於懷。畏魏徵知之也。玄宗引鑑不樂。畏韓休知之也。而光武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將復諫。非以其好禮乎。

故藏鷄於懷。不合見引鑑不樂。指臨鏡見貌瘦事。韓休為相。峭鯁盡言。於時政多所裨補。

白話解釋[漢]朝張湛的為人。謹嚴有禮。舉動有法。雖然在幽暗的地方也一定很整齊的。對待妻子也很恭謹。在鄉黨裏的時候。言語很端詳。臉色很方正。三輔地方的人都把他做模範。有人說張湛這種行為都是詐偽的行為。張湛聽到了。就笑着說。我就算是詐偽的。不過別人家詐偽的都是惡。我獨詐偽的是善。豈不是也可以的麼。光武皇帝在朝堂的時候。間或有點怠惰的神氣。張湛一定勸諫的。張湛常常騎着白馬。所以皇帝看見了張湛。每每說。白馬生又要來勸諫我了。後來叫他做了太子太傅。

曹襄繼業儒者所宗
禮制定成竹在胸



慶氏即慶普與大戴
小戴同受后蒼之學
者博士以經
教子弟之官
該俗語也。
聚訟爭論
者眾莫衷
一是也。
大章樂名。
所以別天
地人之道
也。
夔堯之樂
官名一夔
祇夔一人
也。

曹褒儒宗

漢曹褒字叔通。父充傳慶氏禮。為博士。褒傳父業。博
文識古。為儒者宗。章帝朝。為博士。帝召其定禮制。班
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
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
矣。乃授褒叔孫通禮儀十二篇。命依禮條正以施行。
叔孫通起朝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章帝以其
制散畧不合經。命褒條正之。乃集堪班固相繼見
阻。幸章帝深知儒生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
以時立。毅然任之。冠婚吉凶制度。遂得以悉定爾。

朝儀謂臣
朝君之禮
制也。
拘攔猶拘
束也。

八德須知三集 禮 曹褒儒宗

白話解釋 [漢] 朝曹褒。表字叔通。他的父親就叫曹充。受傳了慶氏的禮學。做了博士。曹褒又受傳了父親的禮學。學問很博。古來的事也記得很多。所以做了當時一班讀書人的宗主。他在章帝的時候。做了博士。皇帝命他議定禮法的制度。班固以為這件事很大。應當集合了許多有學問的人。大家討論得失。皇帝道。俗語說。在道路旁邊造房子。三年工夫。也不會造成功的。如若會合了禮學家。大家來討論。這是叫他們來爭論聚訟的了。從前堯帝作大章的樂。只用一箇夔就夠了。於是就把叔孫通的禮儀十二篇給了曹褒。命他一條條的修正了去施行。



徐穉恭讓
下榻陳蕃
雞酒祭奠
不敢憚煩

徐穉恭祭

榻牀之狹而長者。生芻乾草也。孺子穉之字。辟音解見前。絮酒以綿絮漬酒中。暴乾用時投諸水。使有酒氣。齋有咨躋二音。持也。具器具。值價值。

漢徐穉恭儉義讓。所居人服其德。太守陳蕃特設榻以禮之。去則懸其榻焉。郭林宗母喪。穉致生芻一束。於其廬前而去。林宗曰。必徐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必以隻雞絮酒往奠。奠畢即還。不見喪主。語云。禮義生於富足。徐穉則貧而自食其力者也。嘗事黃瓊。瓊沒。穉無資前往會葬。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值。然後得前。何其深於禮義耶。陳蕃特設榻待之。林宗言無德當之。蓋皆中心悅而誠服矣。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徐穉。表字孺子。他的為人恭謹、節儉、仁義、謙讓。所以凡是同他住著的人都很佩服他的道德。太守陳蕃特地給他備了一具卧榻。用禮去招待他。徐穉回去的時候就把這具卧榻挂了起來。郭林宗的母親死了。徐穉就送了一把乾草去。放在墳旁邊的茅蓬門口。就去了。郭林宗見了說：「這箇一定是徐孺子所幹的。」詩經裏說：「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不過我有什麼道德可以當得起呢？有許多人陸續請徐穉去做官。徐穉雖然終不肯去。但是到了他們死了。他一定備了一隻雞一壺酒去祭奠的。可是祭完了就立刻回來。不見喪家的主人。

常林七歲
有客造門
臨子字父
非禮不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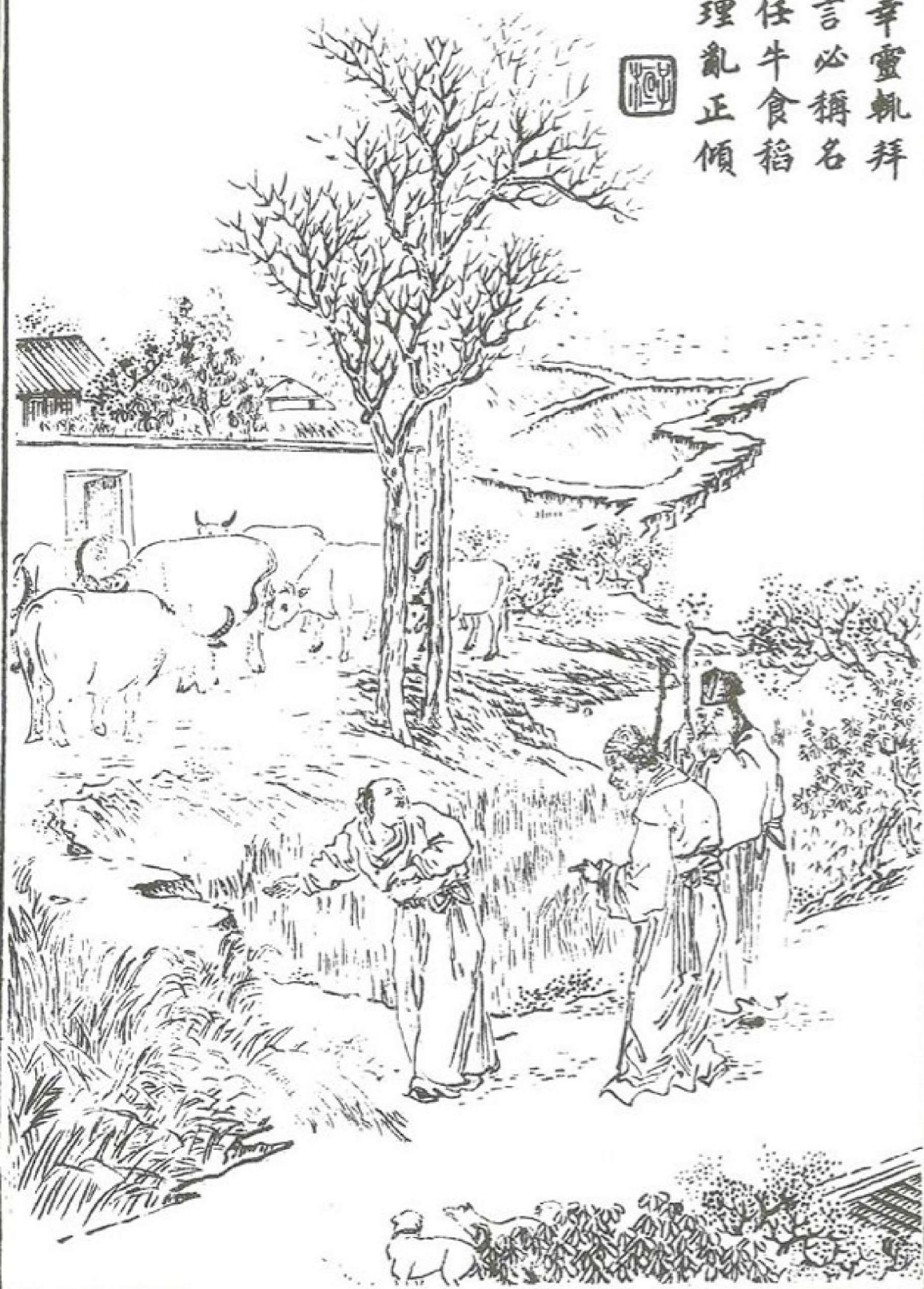
河內故治。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父黨。古謂宗族。此則兼父之親友言。遺去聲。音慥。至也。刺史官名。漢武帝置。部刺史。督察郡國。魏晉時其權益重。先輩文人學士輩行在先者之稱。

常林對客

魏常林字伯槐。河內人。伯先之子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累官為刺史。司馬懿以先輩視林。每見必拜。或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貴則非我所知。拜亦非我所強也。言者慙而退。陳寔之子元方。年七歲。而謂其父友之無信。常伯先之子林。亦七歲。則謂其父黨之無禮。夫以七歲之幼童。而能知禮之所在。蓋亦鮮矣。至薄司馬懿而不止其拜。尤足稱焉。

白話解釋三國時候。魏國有箇姓常名林的人。表字伯槐。是河內地方的人。就是常伯先的兒子。當他七歲的時候。有一箇父親的朋友。到他的家裏來。問常林道。伯先在家裏麼。常林不去回對他的話。那箇客人說。你看見了父親的朋友。爲什麼不拜呢。常林說。雖然在道理上講。我是應當拜你的。不過你對了兒子的面前。叫着人家父親的名字。這也未免太無禮了。我還要拜你做什麼呢。後來常林做到了刺史官。司馬懿用先輩的禮節待常林。因此看見常林的時候。一定拜着。有人對他說。現在司馬公很貴了。你應當勸住了他的拜纔好。常林說。貴不貴。我是不管的。就是拜也不是我勉強他的呵。那箇說話的人。覺得很慚愧地走去了。

幸靈輒拜
言必稱名
任牛食稻
理亂正傾



幸靈至恭

慍色見前。哭上聲。音。者短折也。理治之也。驅逐之使去也。

整飭謂事有條理也。故凡整頓之者亦曰整飭。

晉幸靈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輒言己名。小人或侵辱之。無慍色。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父母見而問之。靈曰。此稻欲得終其性。牛犯之。靈可不收之乎。禮在整飭。不可紊亂。故重禮之人。必先整飭己躬。推而整飭他人。整飭萬物。蓋發端於恭敬辭讓也。幸靈見人先拜。其恭敬何如耶。言必稱名。其辭讓奚如耶。而其整飭且及於物類。不愧為聖道中人。

白話解釋。晉朝有箇幸靈。生性非常恭謹。看見了人。他一定先拜着。口裏稱着自己的名字。有一班小人。或者去侵犯他。羞辱他。他也沒有恨怨的神氣。凡是山上樹林裏的草木。有受了傷倒着的。他一定給他扶起了。器皿物件有在路上倒覆了的。他一定給他扶正了。有一回他的爺娘叫他去管稻。一羣牛來喫稻了。幸靈看見了。也不去趕牛。等到牛走去了。幸靈纔走過去。理着殘亂的稻。父親和母親看見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幸靈說道。這些稻一定要成全了他的天性。可是那牛去侵犯了他。靈怎麼可以不給他理值箇清楚呢。

蔡約躡履
不改操存
見稱明帝
禮度之門



按濟陽郡考城縣南宋置齊因之餘見本集卷二第九則。安吉南齊置當在湖北境。今無查。左長史司徒之屬官。補政尚書省之官。履音劇。木屨也。躡音聶。踏也。履也。太常寺卿掌宗廟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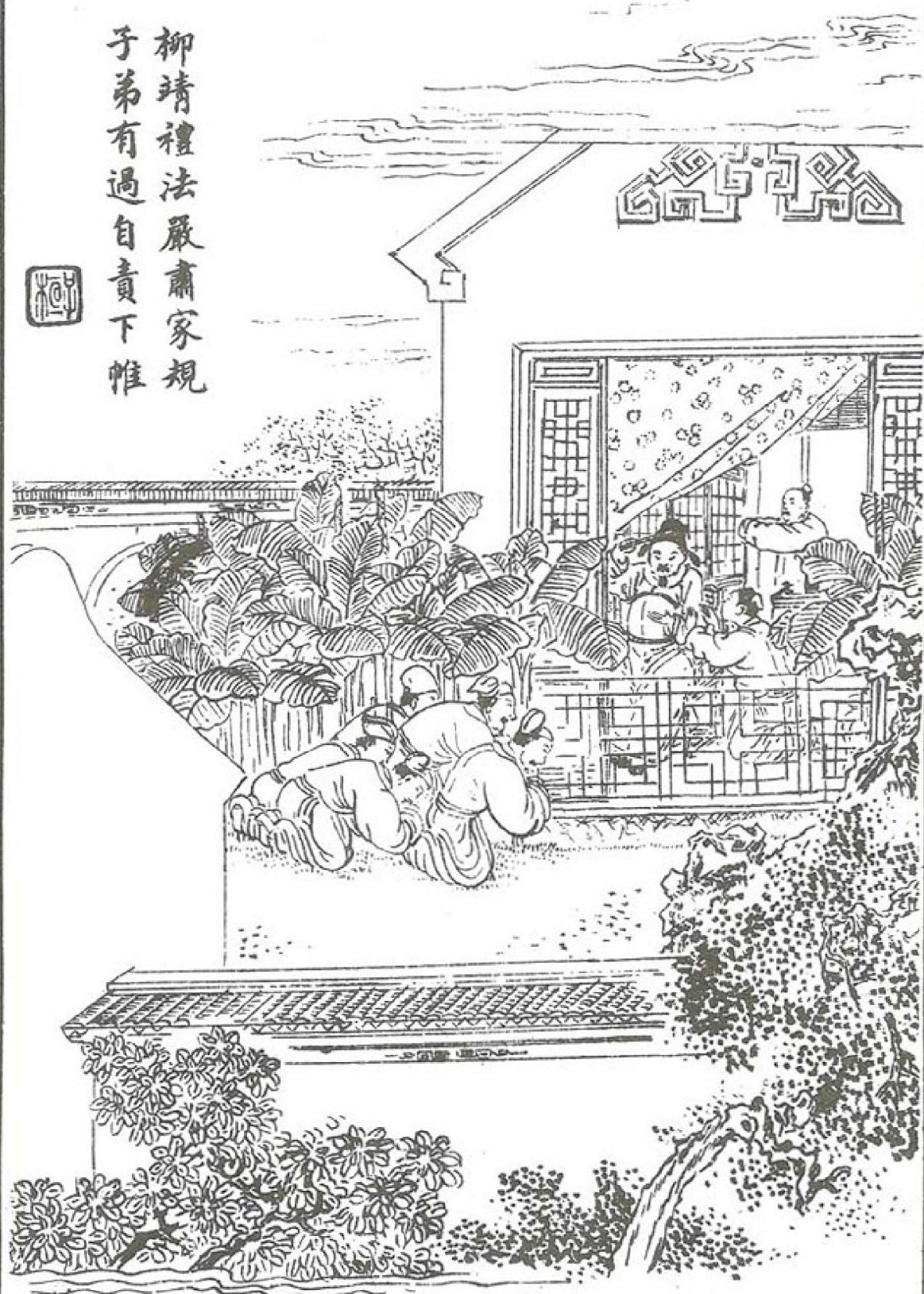
蔡約躡屨

南齊蔡約字景為濟陽考城人。興宗之子也。夷淡不與世雜。少尚**宋**孝武帝安吉公主。仕**齊**累遷司徒左長史。明帝為錄尚書補政。百官脫屨列席。約躡屨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及卒。贈太常寺卿。躡屨不改。非故異於眾也。蓋秉於祖若父之方嚴耳。王耽之嘗言蔡豫章在相府。武帝私宴之日。未嘗相召。宋主狎侮羣臣。致有王老儉劉老慳顏老齟等名稱。獨憚興宗。不敢侵媒。故稱禮度之門也。

儀之官。
豫章指興
宗。
宋主呼王
玄謨為老
儉。劉秀之
為老慳。顏
師伯為老
慳。與蔡通
狎也。又慢
也。

〔白話解釋〕〔南齊〕的蔡約。表字景為。濟陽考城地方的人。就
是蔡興宗的兒子。生性夷沖淡泊。不喜歡和世上一班人
夾雜。從小就娶了〔宋〕孝武帝的女兒安吉公主做妻子。後
來在〔齊〕朝做了司徒左長司的官。這時候。明帝還做着錄
尚書補政的官。朝上的百官都去賀他。坐席的時候。一班
人都脫去了鞋子。只有蔡約穿着不脫。明帝對江祐說道。
蔡家是一份有禮法的人家。所以他們家裏出來的人的
品行。是很可觀的。江祐說。〔漢〕朝大將軍衛青的座上有箇
長揖不拜的賓客。名叫汲黯。到現在又見了降貴重禮的
美事了。後來蔡約死了。封了太常寺卿。

柳靖禮法嚴肅家規
子弟有過自責下帷



柳靖下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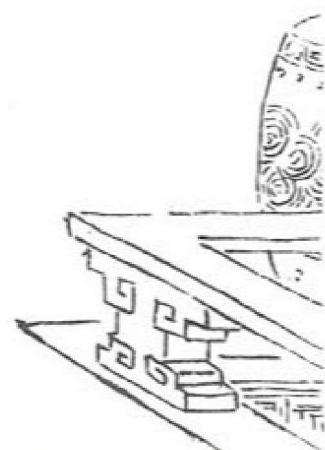
河南在今河南新野縣東北一云在洛陽縣東北三十里。廣德今安徽縣名。秩官所食之祿也。嚴君易家人卦謂父母今人尊稱父謂嚴君。帷幔也。俗稱門幕。許武繆彤事均詳初集卷二。

梁柳靖為河南廣德二郡太守。皆著政績。秩滿還鄉。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然後見之。治家最有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惟恐柳廣德知之也。許武弟不率教。跪廟自罪。繆彤婦求離異。掩戶自撾。仇覽妻孥有過。免冠自咎。皆漢代事也。乃柳靖子弟有過。則下帷自責。不特子弟謝之。甚且鄉里化之。人各以禮法齊其家。又何難國治天下平乎。

仇覽事。詳
初集卷五
第六則。
免官。免去
其官也。

〔白話解釋〕〔梁〕朝時候。柳靖做了河南廣德兩箇地方
的太守官。很有政績。期限滿了。就告了老。回到家裏。
關起了大門。獨自養靜。天天所對着的。只有琴書二
種吧了。他的足跡。不踏到園亭裏有十年。子弟們敬
奉他像嚴父一樣。有時候。子弟們有了過失。柳靖一
定放下了門幕。自己責問着。於是大大小小的。人在
庭中拜着謝罪。他纔肯見他們。柳靖的治家。最有禮
法。鄉邨裏的人。也慢慢地受了他的感化了。有時候
做了件不好的事。大家說。恐怕給柳廣德曉得了。

慶明 嚴肅 清德 流傳 雖在 私室 終日 儼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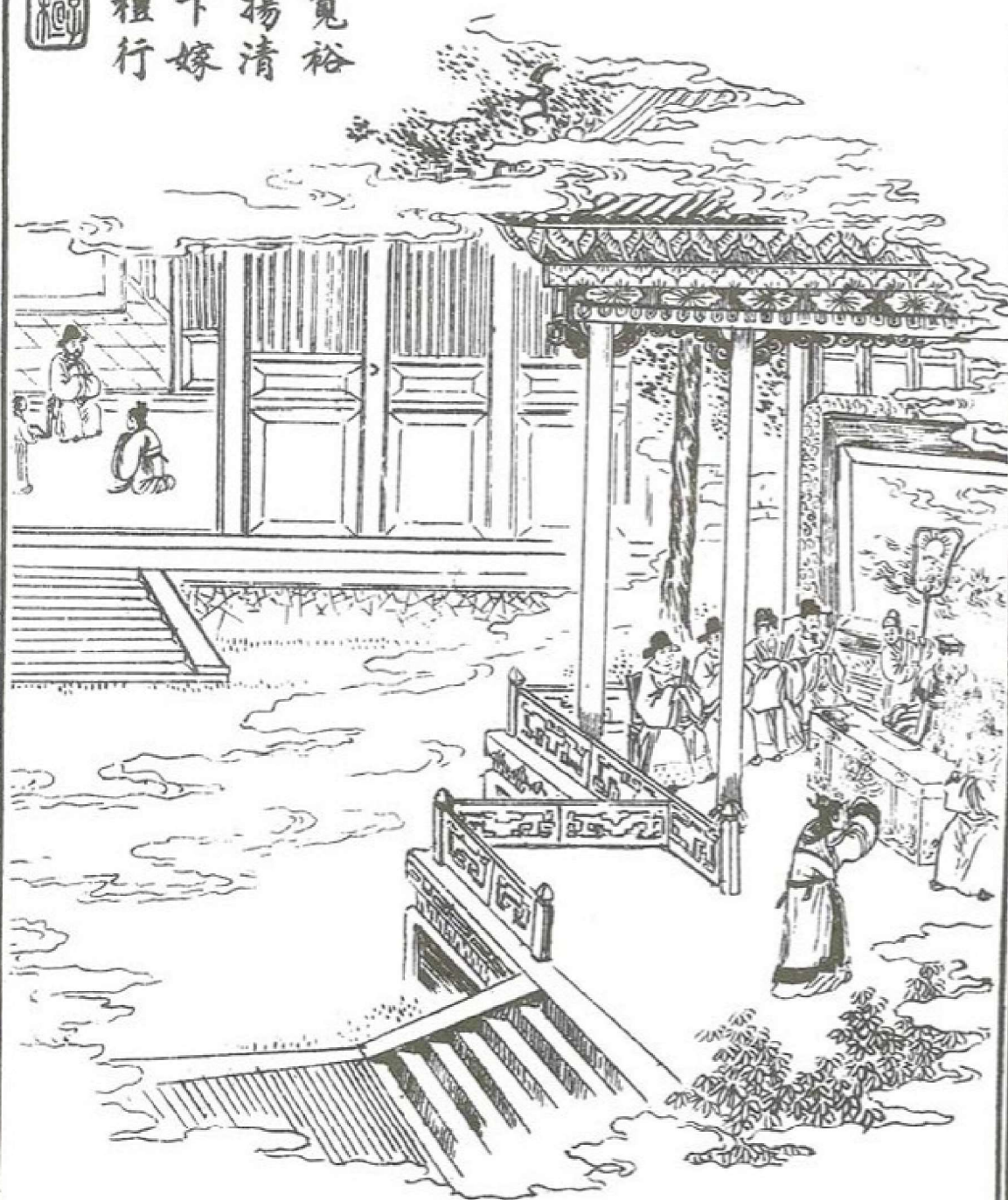
儼然於莊
貌
荆襄指湖
北襄陽一
帶而言
都督統領
諸軍之官
三荆指荆
州外又分
東南二州
尚書官名
鄮國公張
孫之封號
吏部舊官
制六部之
一

慶明儼然

北魏張孫慶明。賜名儉。少方正。有操行。神采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文帝深敬之。時荆襄初附。詔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軍。荆蠻舊俗。少不事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後為尚書。嘗與羣公侍坐。文帝謂左右曰。此公嫻雅。孤每與語。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也。鄮國公狀貌魁偉。而神采嚴肅。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其門。亦不與見。其督荆時。務廣農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部表請為構清德樓。文帝又賜改名為儉。其廉德可概見已。

白話解釋北魏的長孫慶明。皇帝送了他一箇名字叫做儉。幼時候做人就很方正。有操守。神氣很嚴肅。雖然在自己的私屋裏。仍然鎮天價很端莊的。沒有放蕩的樣子。文帝非常敬重他。這時候荆襄地方初初來投降。皇帝就命長孫儉統領三荆等等地方十二州的軍隊。做了都督。荆蠻地方的舊習慣。小輩的人不去事奉長輩的。長孫儉覺得這箇陋俗是不好的。就很殷勤地去勸導他們。教做兒子的要孝順父親。母親做弟弟的要敬重哥哥。於是那地方的風俗就改了過來。後來長孫儉做了尚書。有一次同了一班臣子。在皇帝的旁邊坐着。文帝對左右的人說。這位先生又幽靜。又文雅。我對他說話的時候。一定很肅然。很恭敬的對他說。恐怕一箇不留神就有了過失呵。

王珪寬裕
激濁揚清
公主下嫁
盟饋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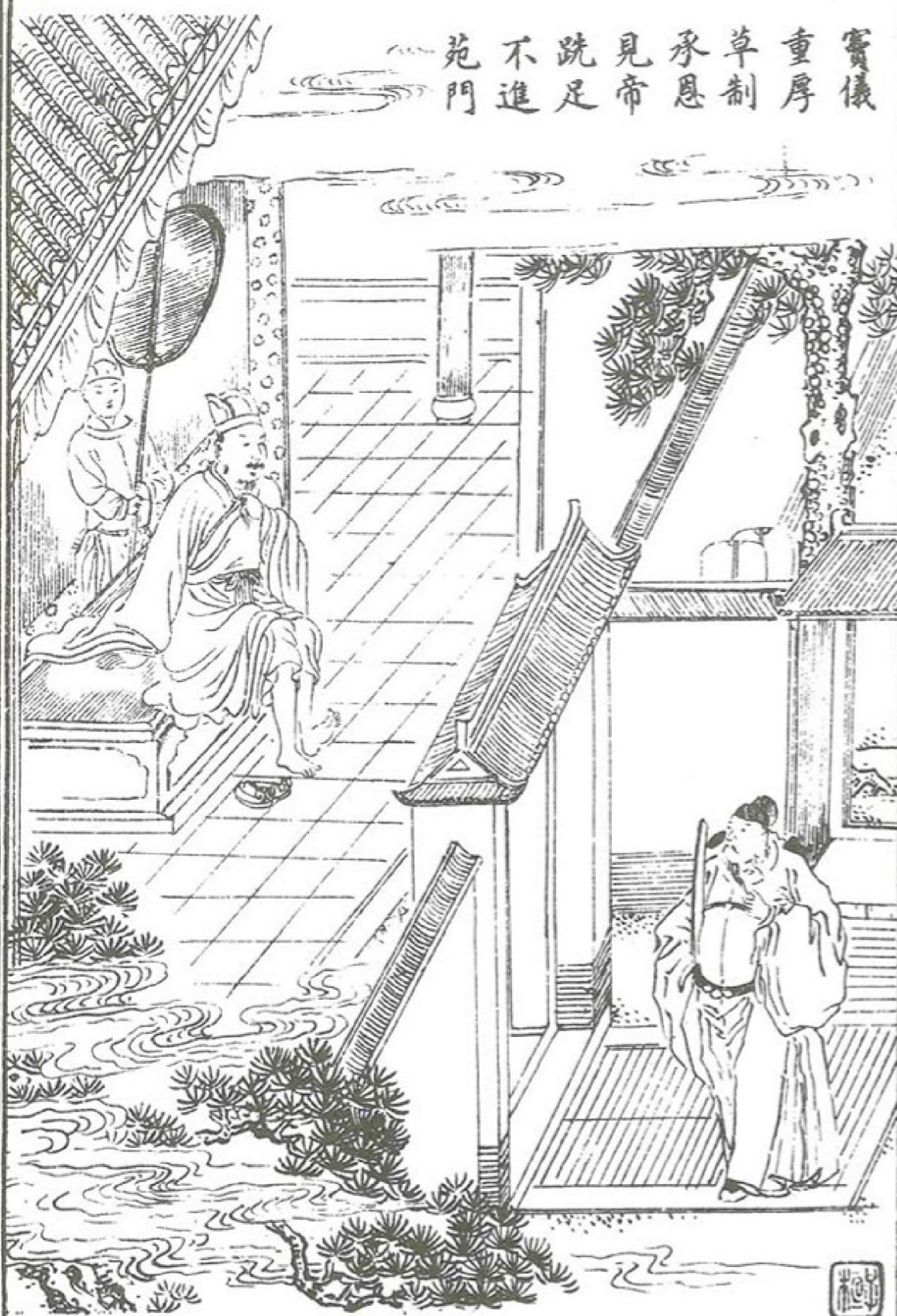
王珪循禮

品藻鑒別
流品也。
激濁揚清。
除惡舉善
之義。
魏在今河
北大名縣
西或曰河
南安陽縣
南平今湖
南藍山縣
治。
笄簪也。女
子成年時
用以安髮
者。
盥饋盥手
饋食也。

唐王珪性寬裕。盡心所事。故太宗重用之。上命品藻諸臣。自以為激濁揚清。嫉惡好善。餘亦服其確論。上命珪為魏王泰師。泰見珪先拜。珪以師道自居。上以南平公主嫁珪之子敬直。珪曰。主上循禮法。當令公主謁見。以成國家之美。乃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禮。先君曰。王公正直人也。能以禮自持。屈抑人主。為魏王師。以道自尊。公主下嫁。向不以婦禮事舅姑。珪獨與妻就席坐。使行婦禮。非君臣遇合之深。馬能革此弊俗。

白話解釋唐朝時候有箇姓王名珪的人。生性非常寬和。盡力做着他的職分內所應做的事。所以太宗皇帝非常重用他。有一次皇上命他評品看當時朝廷裏的一班臣子。他自己批評自己用了「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八箇字。這也可見得他的為人的一斑了。他批評別人的話。人家也說他批評得很的確。皇帝命王珪做了封魏王名泰的師傅。泰見了王珪先拜着了。王珪就用了先生見學生的禮答了。皇上把南平公主嫁給了王珪的兒子名叫王敬直。的做妻子。王珪就說。皇上是很講禮法的。他一切的舉動都依了禮做。應當教公主來拜見公公。以成就國家上的一段佳話。於是自己就坐下了。叫南平公主行了一箇媳婦見公公的洗手進食禮。

賓儀重厚 草制承恩 見帝 跪足 不進 苑門



酒失酒後
過失也

宿儒老成
博學之士

草制謂起
草擬制書

也
憤音責韜

髮之中本
覆於額上

岸憤謂露
其額脫畧

之意也
跌不着鞋

也
斂容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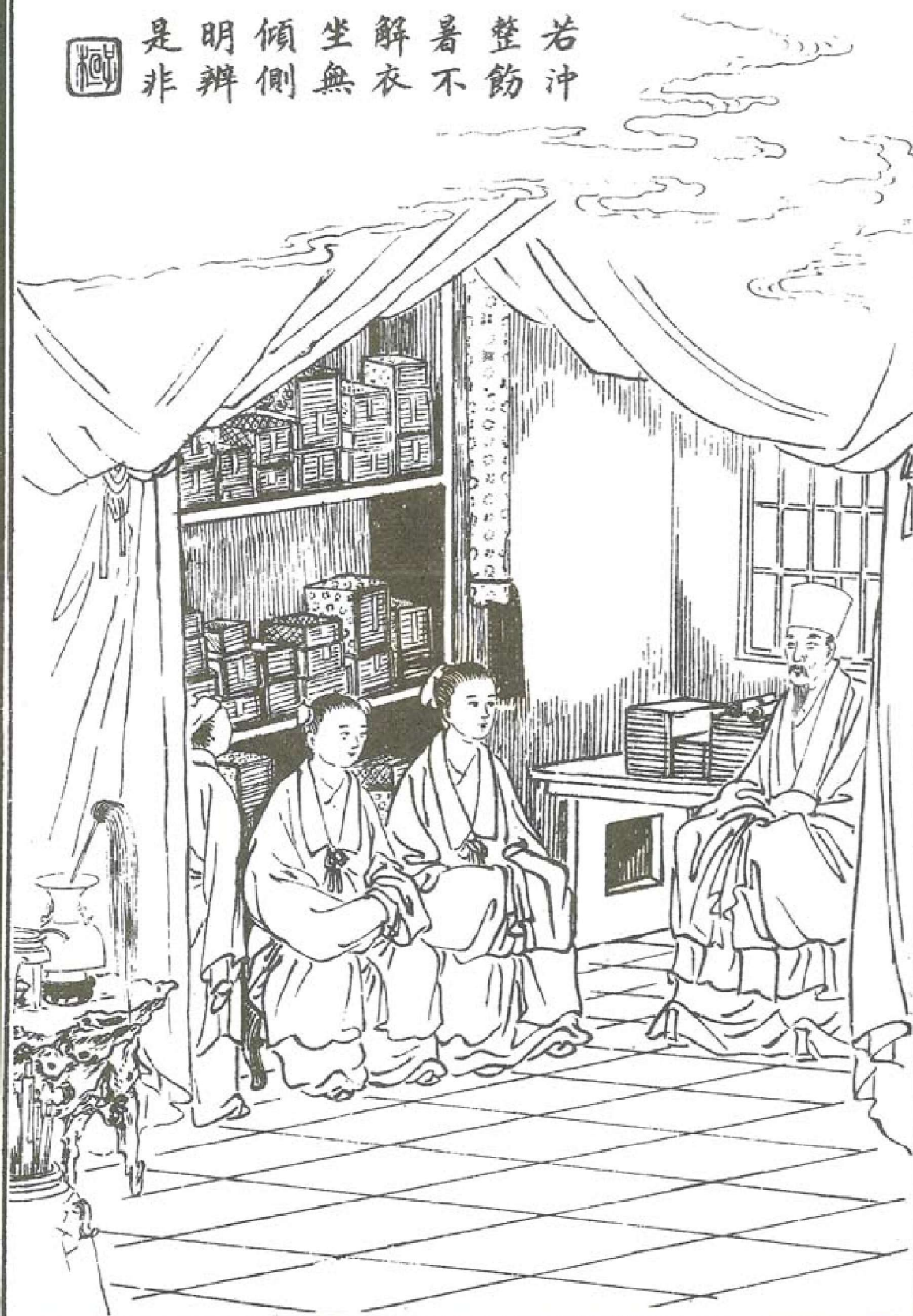
自持也

竇儀重厚

宋竇儀字可象。先是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嘗召儀草制，至苑門見上。岸憤跌足而坐，卻立不肯進。上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上斂容謝之。先君謂竇公誠實君子也。守正不污，故深為太祖器重。太祖平蜀後，宮人有鏡，背識乾德四年。上因與己年號同，召儀問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有此號。上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禮儒者。

百話解釋宋朝的賓儀表字可象。起先有箇學士姓王名著的。因為酒醉了。犯了罪。免了官。太祖就對宰相說。宮殿裏是深嚴的地方。應當選擇一箇品行老成。學問弘博的人來纔好。范質說。賓儀的為人清介厚重。可以當這箇重任的。太祖說的確非那箇人不可。有一天皇帝召了賓儀去起草制書。到了宮門口。看見皇上還著了便服。露了額。赤了腳的坐着。賓儀就在宮門口立住了。不肯進去。皇帝立刻叫人拿了冠帶。穿著好了。賓儀纔走進去。對皇帝說。皇上是箇開國的皇帝。創了基業。傳給子孫。應當用禮法昭示天下。太祖聽了。就改了面色。謝着他的美意。

若冲 整飭 暑不 解衣 坐無 傾側 明辨 是非



若沖謹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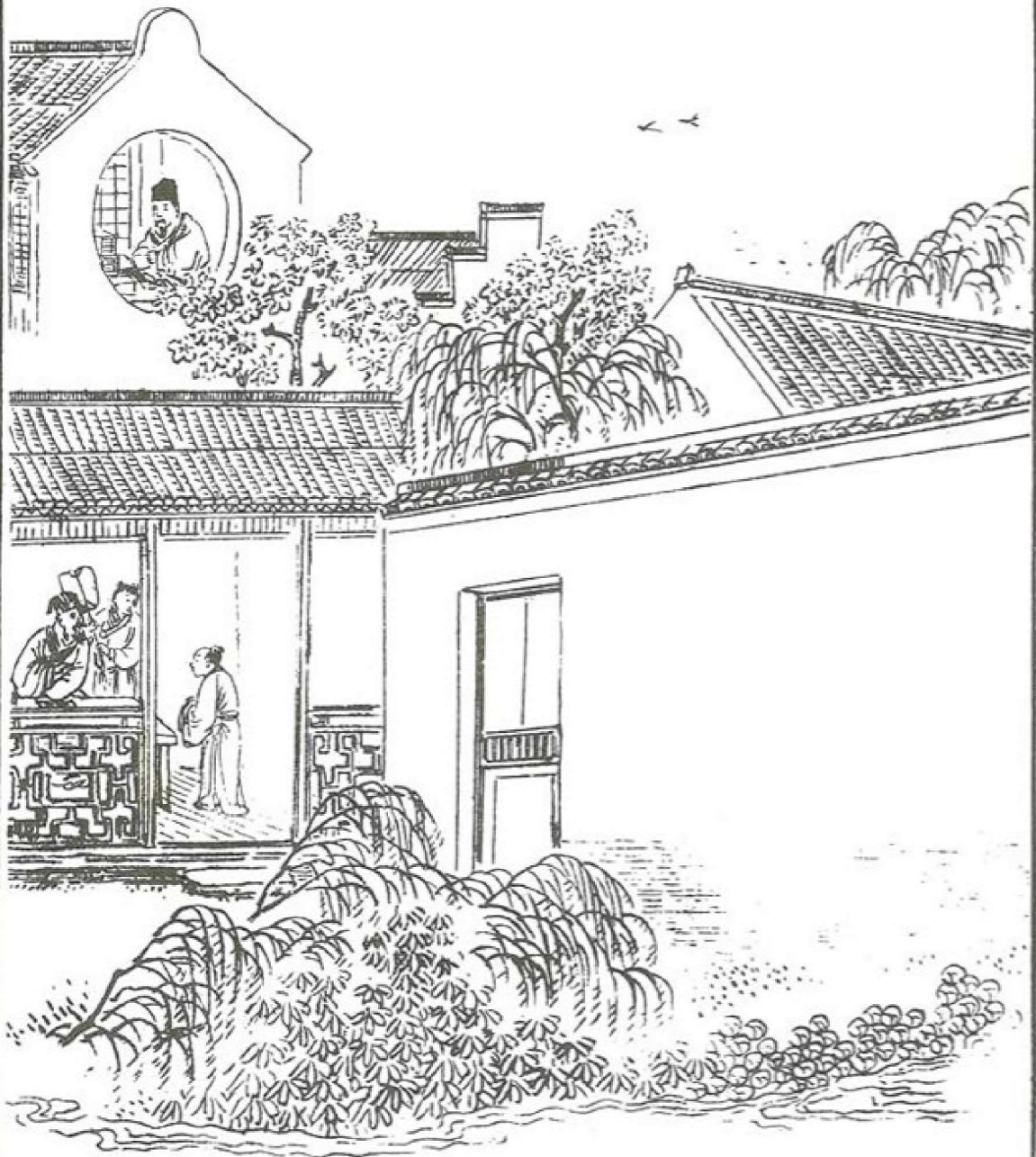
汪名大獻。陳名居仁。樓名鑰。藝音孰家學也。

敵己與己匹敵也。貸音態。假借也。失怙恃言父母皆亡也。總角男女未冠笄者之稱。

宋鄭若沖與汪陳樓三人同硯。相友善。汪等貴顯。若沖不造其門。自置書塾。聚書數千。延師訓子。雖卧病不廢書。平居謹飭。雖盛暑衣不露體。冠履雖敝無垢。口絕戲言。坐不傾側。接後進如敵己。與人文恐傷其意。至於明是非。辨義理。雖片辭不少貸。學者嚴憚焉。考若沖少失怙恃。育於伯父章。未總角已奇之。無他。以其平居謹飭也。稍長力學。恥為舉子。故同里汪大獻陳居仁樓鑰輩。後皆貴顯。未嘗一造其門。而其飭躬維謹。尤足為天下後世法。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鄭若沖。在幼小時候。是和汪大猷陳居仁樓鑰三箇人。同在一塊兒讀書的。並且朋友間的感情都很好。後來汪陳樓三箇人都做了官。很貴顯了。鄭若沖卻從不走到他們的家裏去了。自己在家裏設了一箇家塾。置了好幾千卷的書。請了一箇先生來教兒子的書。自己就是在生病的時候也從沒有丟了書不看的。平日很謹慎修飾。就在大暑天。從不袒露了身體。鞋帽雖然破舊了。可是沒有污穢的地方。口裏沒有遊戲的話。坐的時候。從沒有斜着靠了的。接待後輩的人。仍像待平輩一樣的恭敬。和人家交往。常常恐怕傷了他的意。至於在辨明一件事的是和非。義和利的時候。他的意思就很堅決了。連一句話也不肯假借。讀書的人都非常懼憚他。

王柏主敬
持正履端
子弟白事
見必衣冠



惕懼也。

箴規戒之文體也。廟家廟。

白事。有事稟白也。

經綸。喻規畫政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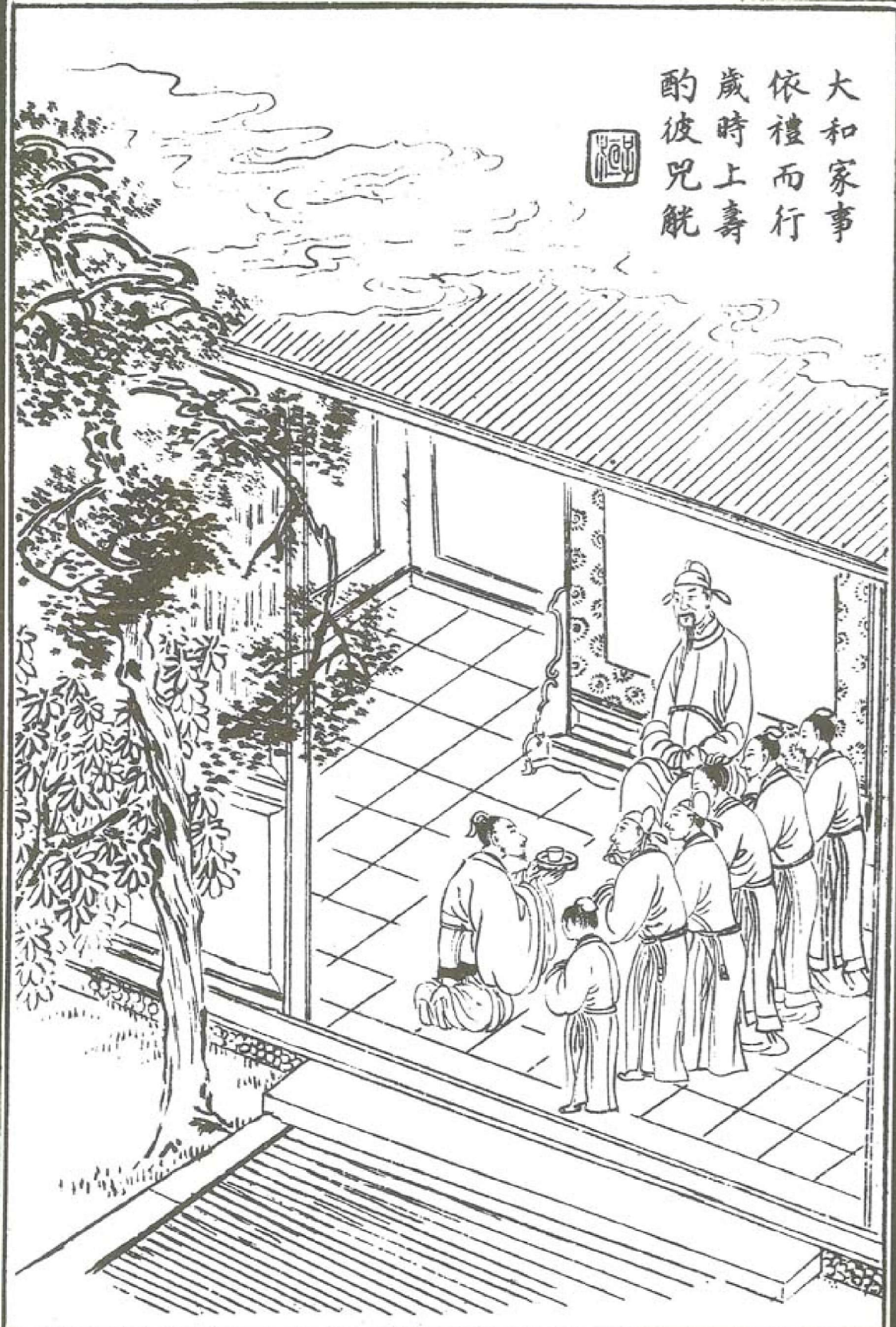
遇絕也。謝良佐世居上蔡。為洛學之魁。耆德。年老有德望者。

王柏敬齋

宋王柏號長嘯。後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號魯齋。自著敬齋箴。圖出一敬字。為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垂歿。整冠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終。年七十有八。士有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遇其躬也。柏每以此語士大夫。由其愛人以德耳。所講謝上蔡居敬貴窮理之旨。條暢瑩白。聽者悚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焉。

百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王柏。起初別號長嘯。後來他做了一部論語通旨。解釋到「居處恭。執事敬」的這兩句。他就覺得心上很驚懼。很覺悟的樣子。說道。長嘯這箇名字。不是聖人門下恭敬的道理。於是就改了一箇別號。叫做魯齋。自己也做了一篇敬齋箴圖。拈出了一箇敬字。做着日用。並且要親自去實行的規則。天纔亮的時候。就到家廟裏去拜祖宗。治理家政。很嚴厲整齊。當夏天的時候。他就關了門。在閣子裏靜坐着。子弟們有事去稟白。非看好衣帽。是不見的。在他快要死的時候。整了帽。很端正地坐着。命婦女都退出了房門。只有一班子姪和門人送了他的終。這時候他的年紀已經有七十八歲了。

大和家事
依禮而行
歲時上壽
酌彼兕觥



大和家規

朱子家禮
即宋朱晦
庵所著一
家禮儀之
書。
頌班也。頭
半白班班
者也。
歲時令節
也。
雁行謂相
次而行如
雁之有行
列也。
左序東序
奉觴上壽
兩手奉酒
以致祝也。

元鄭大和性方正。繼其從兄文嗣主家事。嚴而有恩。冠昏喪葬。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子弟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為有三代遺風。鄭氏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孫從化。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不預家政。宗族里閭。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見史記
銜連接之
謂

白話解釋元朝時候有箇鄭大和。生性非常方正。他繼續了他的堂哥哥鄭文嗣。管理了家務。很嚴肅。又頗有恩惠。凡是他們家裏舉行冠昏喪葬等等禮節的時候。他一定依照了晦庵先生所著的朱子家禮去施行。家裏的子弟們有了過失。不管他是年紀老了。頭髮半白的人。總還要用家法去打他。到了四時八節的時候。鄭大和坐在堂上。一班子姪們都穿戴了衣帽。照次序排着。立在左邊。一箇箇又依着次序上去。拜跪了捧酒。上去給他上壽。禮完了。就謹肅了容色。拱着手從右邊退出去。他們的腳步。大家都是相銜接的。不敢稍稍地參差了一點兒。看見他們行禮的人。都非常歎息佩服。說他們還有三代的遺風。



錢唐彊直
立講虞書
祀孔之禮
疏復其初



也。天子階
也。天子階
糾舉効也。
倨傲慢不
遜也。太祖
洪武。太祖
年號。置爵
釋奠。置爵
於神前而
祭也。曲阜
縣名。山東
配享與從
祀。至宋始
分。文廟中
惟顏曾思
孟稱配享。
餘皆稱從
祀。

錢唐爭祀

明錢唐為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陞立而講。或糾唐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君。不跪不為倨。洪武二年。詔孔廟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久之。乃用其言。錢公不特爭祀孔也。且嘗爭祀孟矣。明太祖嘗覽孟子至草莽寇讎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議罷其配享。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廷臣莫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

百話解釋。明朝的錢唐。做人很剛強正直。有一次皇帝命他講解書經。錢唐就在殿階上立着講。有人彈參錢唐。說他不曉得君臣的禮節。錢唐正色說。對皇上陳說古來聖賢皇帝的治道。就是不跪下講。也不能算是倨傲的事。洪武二年的時候。皇帝命孔廟的祭祀。只須在孔夫子的故鄉曲阜地方舉行。天下別的地方不必祭祀。錢唐就上了一封奏章。說孔夫子的教化。是一直可以流傳到萬世。天下的人。箇箇都很尊敬他的教化。所以天下各地方。都要祭祀孔夫子。這是報本的大禮。無論如何是不能廢除的。過了許多時候。纔依了他的話。

薛瑄言動
共仰儀型
蒼頭悲泣
得免行刑



薛瑄復性

復性。回復本性也。

屹立。森然不動貌。

蒼頭。僕隸也。釁下。竈下也。

擴充。推廣而充滿之。

明薛瑄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言動咸可法。皆呼為薛夫子。時公卿見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拜之。瑄亦無加禮。乃誣瑄受賄。下獄論死。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泣於釁下。問其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乃免。許止淨謂薛夫子將行刑。而王振之蒼頭乃悲泣。豈非盛德感人。有不可思議者乎。三子求代死。不允。而見蒼頭一泣得解。可知雖殘忍小人。惻隱之心仍在。所惜者。不能擴充。反加桎梏亡耳。

謂。格手械也。格亡言焉。利欲所制。而亡失其本心也。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薛瑄。他的修身和教訓學人。都以回復了人心的本性為主。所以他的一言一動。都可以做人家的模範。一班人都叫他薛夫子的。這時候王振非常有勢力。朝廷裏的大官。看見了王振。就趕着下拜。獨有薛瑄儼然立着不動。王振趕上前去向他下拜。薛瑄也不去回他的禮。於是王振恨極了。誣告薛瑄受了賄。就把他關在監牢裏定了死罪。薛瑄有三箇兒子。兒子們情願一箇代父親死。兩箇去充軍。可是王振總不肯答應。等到快要綁到法場裏去行刑的時候。王振家裏有箇老用人。在竈下流着眼淚。王振見了。就問他是什麼緣故。可是他哭得愈加悲傷了。說道。我曉得今天薛夫子快要去殺了。王振聽了這句話。心裏也感動了。於是就免了薛瑄的罪。

潘府知縣禮教傳宣
衰經疏請執喪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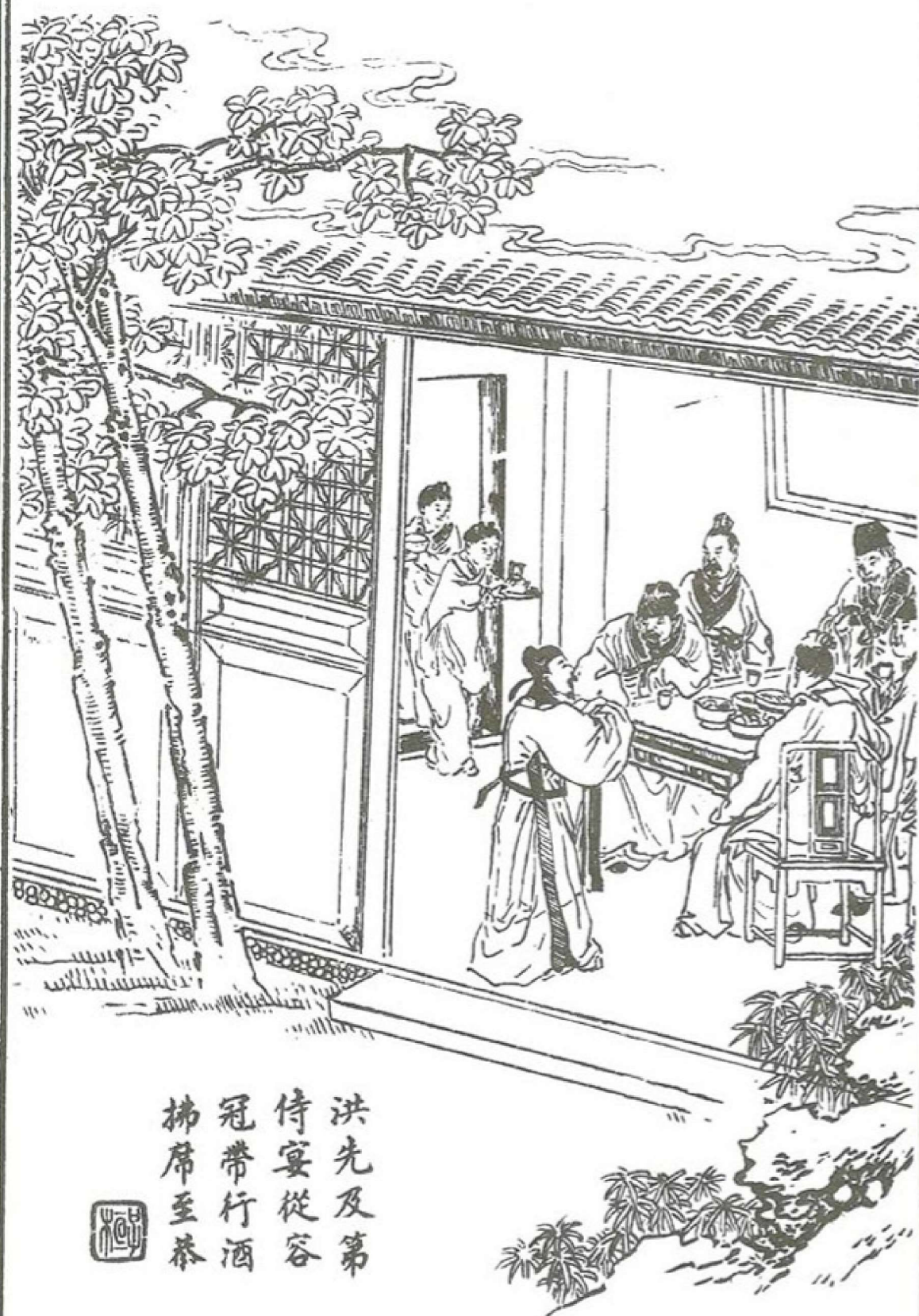


長樂。即今廣東五華縣。踐阼。謂人君嗣位也。衰。音崔。同。衰經。喪服也。提學。提舉學務之官。屬於按察分司。斬衰。喪服之最重者。以至粗麻布為之。旁及下邊皆不縫。由哀見前。

潘府教民

明潘府為長樂知縣。教民行朱子家禮。躬行郊野。勞問疾苦。憲宗崩。孝宗踐阼甫二十日。禮官請衰服御西角門視事。翌日釋衰易素。府疏請行三年喪。不可。廢禮。疏入。衰經待罪。詔禮官詳議。尚書馬文升知其賢。超拜廣東提學副使。府以母老乞休。不待命即歸。喪禮。禮之大者。子為父。臣為君。皆斬衰三年。烏可短喪乎。孝宗惻怛由哀。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惟羣臣僉謀短喪。府獨衰經上疏。以復三代舊制。此匡扶禮教實多。且教民行朱子家禮。洵致君澤民矣。

〔白話解釋〕明朝有箇姓潘名府的人。在長樂地方做了知縣官。教百姓一切要依照晦庵先生所著的朱子家禮去做。自己親自到郊野裏去。慰問百姓們的疾苦。後來憲宗皇帝死了。孝宗做了皇帝。纔二十天。禮官請皇上穿了粗麻的喪服。在西角門那兒辦事。第二天就脫了粗麻喪服。換了素服。潘府上奏章去說。請皇上要實行三年的喪。不可廢了禮。這封奏章上去了。以後他就穿了喪服。等候辦罪。皇上就命禮官把這件事詳細討論。尚書馬文升很知道他的賢良。就給他陞了廣東的提學副使。潘府因為母親的年紀老了。就請求回去奉養母親。還沒有等到上面的批示出來。他就回去了。



洪先及第
侍宴從容
冠帶行酒
拂席至恭



洪先行酒

嘉靖世宗年號。修撰掌修國史之官。其後為狀元所專就之職。故稱狀元為殿撰。速客召客也。皆塊哀親之在土。以土塊為枕也。蔬食菜食也。粗食也。葺音緝。修補也。

明羅洪先字達夫。嘉靖進士第一。授修撰。即請告歸。事親孝。父每速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遭父母喪。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嘗云。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山中有石洞。舊為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蓮。謝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戶。卒諡文莊。父速客。子行酒。禮也。而洪先已大魁天下。辭官告養。以事雙親。每於其父宴客之時。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以榮其父。并及其父之賓。似為過禮乎。非也。禮云。父子不同席。則洪先冠帶行酒。是禮也。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羅洪先。表字達夫。在嘉靖年間。中了狀元。做了修撰官。就辭官回去。他服事父母非常孝順。每逢他父親請客的時候。羅洪先就穿了禮服來行酒。拂席授几。都很恭敬地做着。後來遭了爺娘的喪。睡在草薦上。用泥塊做了枕頭。吃的是蔬菜。足跡不踏進內室。有三年。他常常說。讀書人的學問。在於用世。可是第一要把沒有利欲做根本。山裏有箇石洞。從前有老虎在那裏做窠的。他就在石洞裏蓋了一間茅屋。取名叫做石蓮。謝絕了賓客。獨自在一箇榻上靜靜地坐着。有三年。不走出門外來。死了以後。謚法叫做文莊。

起首四句。
均見論語。

呂祖謙字伯恭所著
有東萊集
學者稱為
東萊先生
以下皆呂
子原禮文
禘大祭也
酬酢勸酒
也。主答客
曰酬客報
主人曰酢
一說猶應
對也。
制節制裁
制也。

緒餘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倫常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不立於禮。非禮無行也。呂東萊曰。夫禮也者。所以定尊卑。明貴賤。辨等列。序少長。習威儀。人所不能外其規矩者也。而況朝廟禘獻。非禮不能昭其誠。冠婚喪祭。非禮不能盡其情。賓朋酬酢。非禮不能表其敬。禮之為用。豈可須臾離乎。人能以禮制心。則奸盜詐偽之端。必不作。人能以禮制事。則犯上作亂之事。必不為。故禮也者。持身涉世之要端。亦即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清靜自五道人題
義



●乾德義字詩

義路皆由直道行浮塵富貴等雲輕
大人所在通權變君子之交見性情
羞惡初心求則得剛方正氣集而生
浩然養到充天地特措咸宜著令名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義到精時勇往行輪輿梓匠辨尊禪
守經貴有權衡道制事原無適莫情
遇合君臣奚廢節遭逢患難敢偷生
浮雲富貴師東魯由路方成烈士名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世濁紛紛利路行黃金爲重德爲輕
錙銖必較無仁道慷慨難聞近俗情
古有舍生而取義今多敗義以求生
當年祖述賈賈博得千秋萬載名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記得蘇公偶夜行聞聲還屋百緡輕
王修滅族猶無恨杵臼存孤最有情
蹈海避秦持正論投淵拒閩見平生
當年簿錄林融黨不惜焚廬燬姓名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三疊韻

事理相宜便進行模稜兩可誤非輕
麥舟助葬欽高誼債券胥焚浹衆情
札附曹臧能讓國左徇杜伯不求生
成仁取義希賢聖竹帛流傳萬世名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大義當如大路行浮雲富貴早心輕
鄉鄰周急非圖報朋友通財豈徇情
言行無常惟所在綱常攸繫肯偷生
夷齊採食西山蕨青史於今負盛名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義爲正路任人行視若浮雲富貴輕
全仗通財懷俠性且將焚券市民情
躬耕草野揆時勢誼結桃園共死生
舉措自如凡事慎常存浩氣負賢名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義路當前舍弗行自私自利自相輕
孔光稱莽終無謂關聖居曹豈狗情
志在春秋心有主贊藏衣帶死如生
浩然正氣蒼冥塞萬古長留身後名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頂天立地敢無行赴義寧將性命輕
誓不帝秦昭大節憤然援宋表同情
關公曾舍曹瞞死鮑叔能超仲父生
最仰大軍紅十字旌旗到處負聲名

●湖南乾城谷錦堂十四疊韻

只爲求仁強恕行黃金糞土視同輕
空傳燕趙多慷慨那比雷陳見性情
繫馬耕莘寧肯顧併糧適楚竟全生
義田更有遺風在千古爭傳文正名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義重桃園挂印行封金視若一毛輕
五旬還妾忘新侶千足求妻念舊情
救友進之真烈士葬師云傲亦門生
岷州變俗稱慈母大德從來必得名

●安徽蕪湖翟大猷六疊韻

君子從來蕩蕩行繁華富貴等毛輕
挺身請代欽高節刎頸相交見至情
扶漢伐吳先誓死帝秦說趙敢貪生
精神不朽充天地史冊堂皇有令名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義精仁熟蹈中行處世權衡孰重輕
直養浩然成正氣發抒事業見真情
臨財臨難心毋苟安國安民膽自生
千古英雄今已沒昭垂青史著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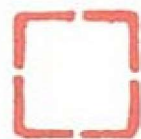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焚券馮諼一意行爲君市義敢相輕
寇來攻郡難離友富不易妻見至情
豔美范公周衆族孰如云傲葬先生
諸賢高行光千古史冊長垂不朽名

●安徽貴池姚沛芸十五疊韻

義理所有必勇行顯官厚祿早心輕
求妻千足欽高誼歸女十人見至情
鮑叔分金紓友困馮諼焚券恤民生
經商報主徐家僕教子延師並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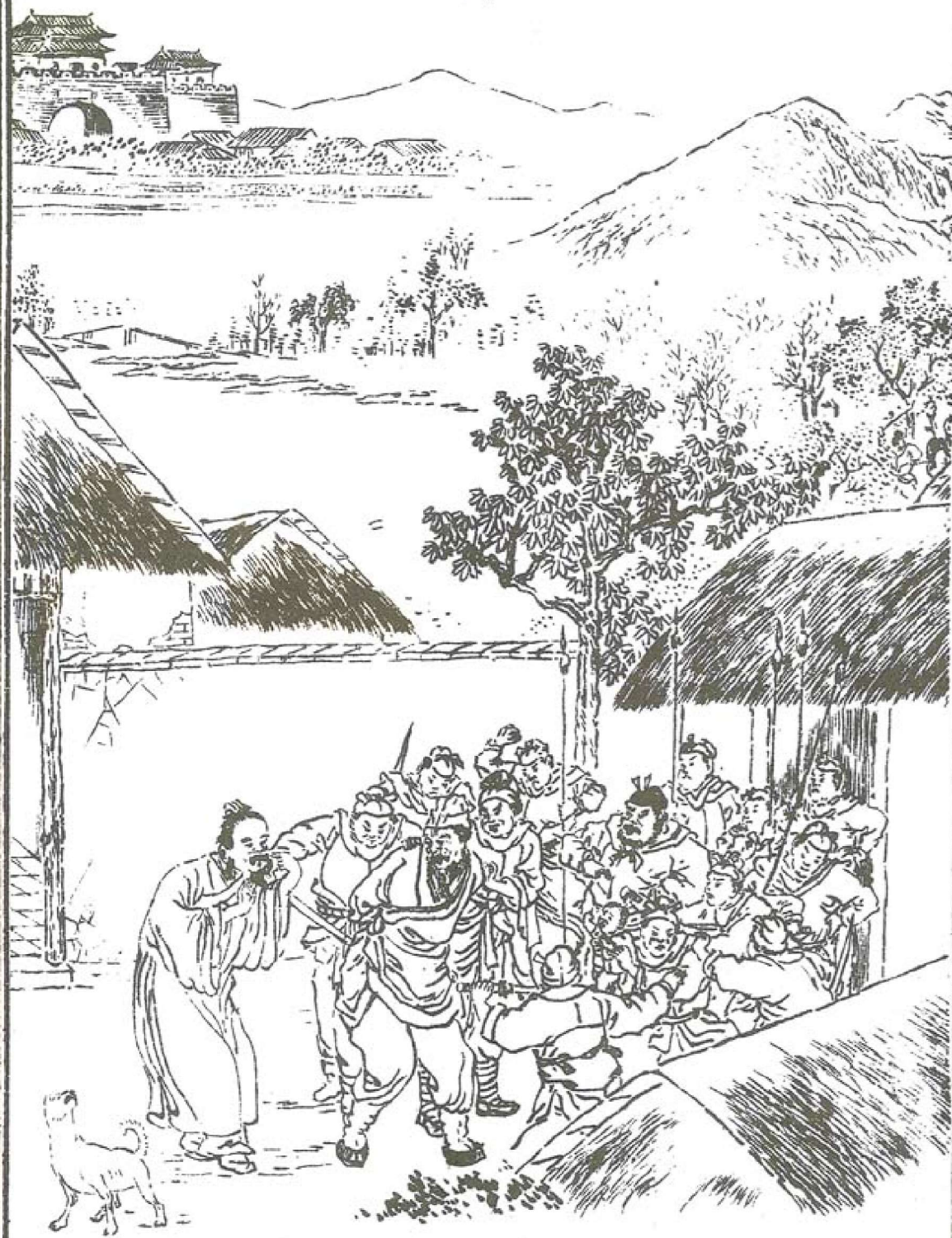
八德須知三集卷六



二十四義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公孫杵臼保良使嬰死義全孤



客門下之客。賈音古。索搜索也。遺孤所遺孤兒也。謬密幼切。妄也。肯去聲。猶言出首告發人罪也。賣害人以利己也。冠音解見前。下宮親廟也。宣孟趙盾字。

杵臼救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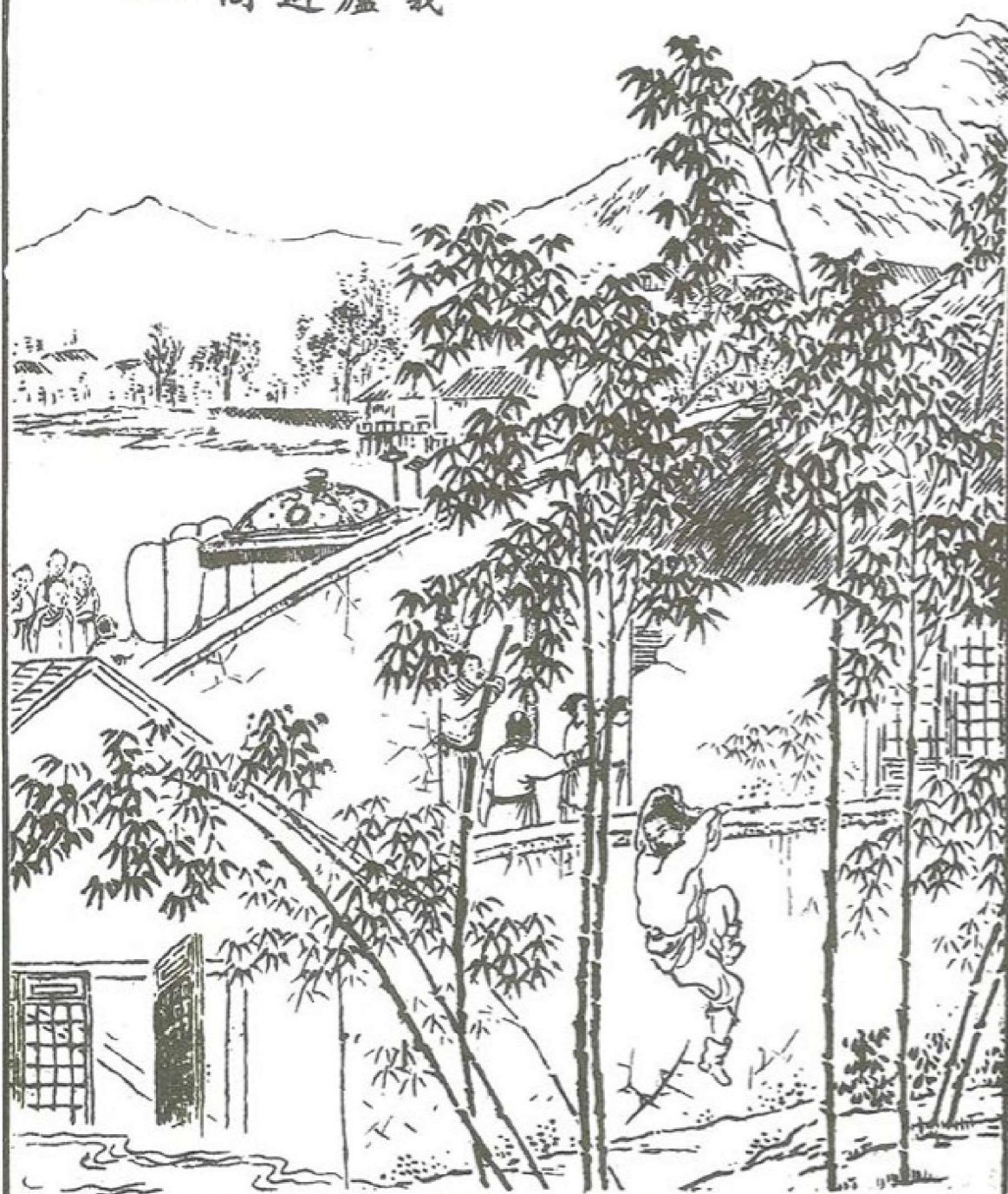
周晉公孫杵臼與程嬰為趙朔客。屠岸賈殺朔。復索朔之遺孤。程嬰欲保之。杵臼乃取他人兒匿山中。使嬰謬首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諸將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也。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臼及孤兒。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處也。杵臼死後。程嬰匿真孤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立趙氏後。是為趙武。遂攻屠岸賈。滅之。武既冠。嬰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今宜下報宣孟。杵臼遂自殺。武號泣。齊衰三年。奉祀不絕。

齊。喪。音。咨。
崔。喪。服。之。
次。於。斬。衰。
者。以。其。緝。
邊。故。云。齊。
衰。

八德須知三集 義 杵臼救孤

百話解釋圓朝時候。晉國的公孫杵臼和程嬰都是趙朔的門客。後來屠岸賈把趙朔殺了。又去搜尋趙朔遺下的孤兒。程嬰想要把孤兒保全。於是公孫杵臼就抱了一箇別人家的小孩子。躲在山裏。叫程嬰假去告發。說你們只要給我一千金子。我就對你們說出趙氏孤兒所在的地方。屠岸賈就派了將官帶了兵。跟了程嬰去攻打公孫杵臼。公孫杵臼又假裝着很恨程嬰的樣子。說道。程嬰真是箇小人呵。就算你沒有能力去扶養孤兒。難道還忍心去賣他得錢嗎。於是屠岸賈就把公孫杵臼和孤兒殺了。可是真真趙氏的孤兒。卻仍在程嬰那兒。

于木富義
高卧草廬
踰垣而避
文侯式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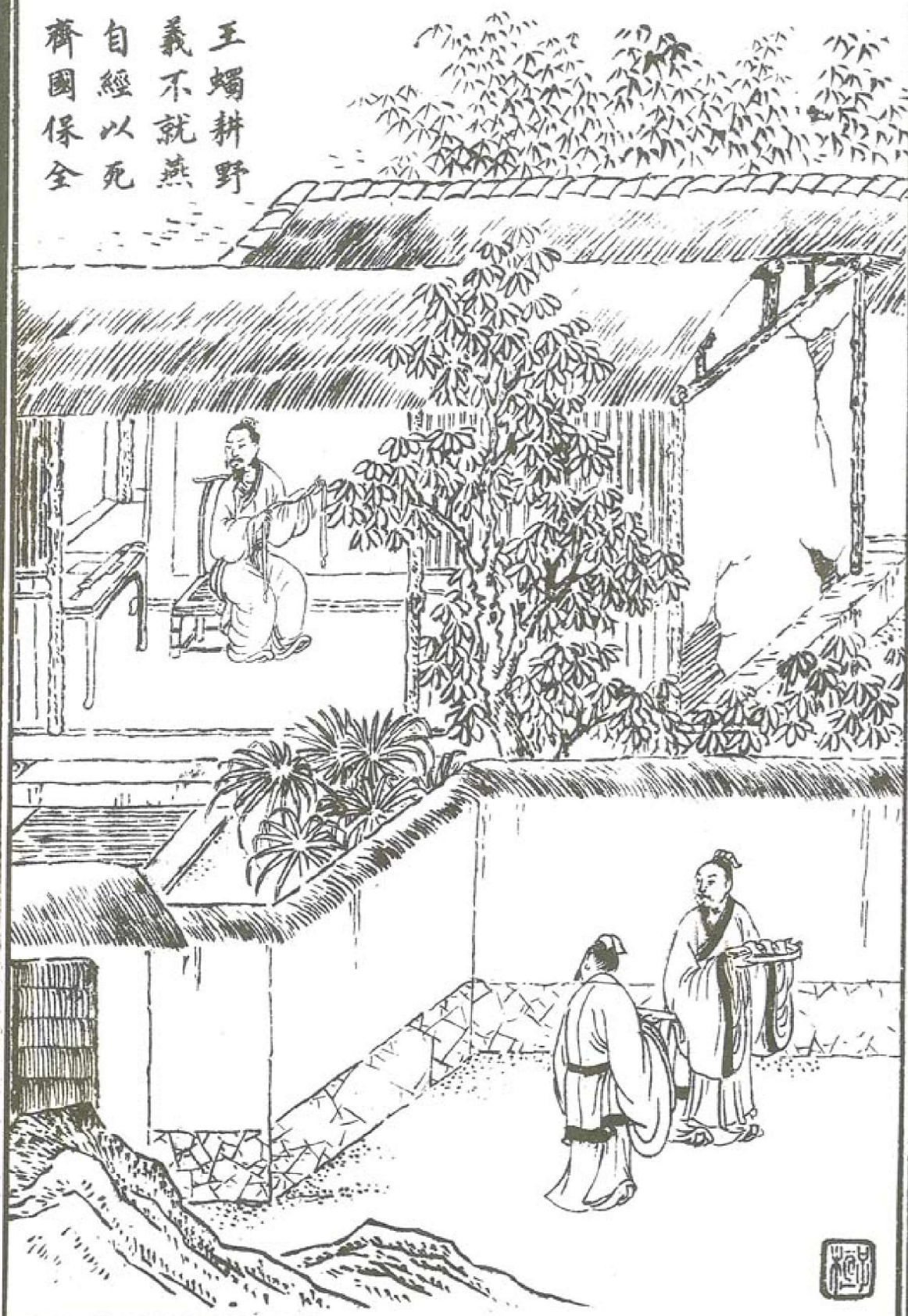
魏國名戰國初晉大夫魏斯與韓趙共分晉地國號魏有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之地垣音袁牆之卑者踰與式均見前御者駕車之人

干木踰垣

周魏段干木高尚不仕。師事卜子夏。文侯欲見之。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文侯過其閭。必式。御者問曰。干木布衣也。君式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安敢不式。嘗高卧原上草廬中。秦人侵魏。聞其行誼。不入而解兵。踰垣而避。古者不為臣不見之義也。賢者以道自重。以義自處。未嘗不願見諸侯。亦未嘗不欲為諸侯所見。惟於義當見。即見。不當見。即不見。非故意自高也。文侯式其閭。秦兵避其境。皆欽其德義爾。

白話解釋圓朝魏國的段干木。品行很高尚。不肯做官。拜卜子夏做老師。有一次魏文侯要去見他。已經走進門來了。段干木就跳過牆逃了去。魏文侯經過段干木的門口。一定行一箇敬禮。替魏文侯駕車的人問道。段干木是箇平民百姓。你做諸侯的。是一國的君主。你在他家的門口。行着敬禮。不太過份了麼。魏文侯說。段干木的光榮是道德。我的光榮是土地。段干木所富有的是義。我所富有的是財。這樣兩兩比較起來。那末我真及不來他多多了。怎麼敢不去敬禮他呢。段干木有一回很高傲地睡在高原上的一箇茅舍裏。這時候秦國的軍隊來攻打魏國。曉得了段干木的品行。操守。於是就退了兵。不到魏國來了。

王燭耕野
義不就燕
自經以死
齊國保全



蠋音蠋。燕姬姓伯。齊君公夷。之後戰國。時易王始。稱王有今。河北遼寧。及朝鮮北。部之地。屠盡殺其。民也。經縊也。北面人臣。見君之禮。趙國名。造父之後。至。肅侯徙邯鄲。今直隸。南部。山西。東部。及黃。

王蠋自經

周齊王蠋屢諫湣王不聽。退而耕於野。燕破齊。樂毅聞其賢。備禮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屠其邑。蠋曰。國破君亡。吾何以存。與其不義而生。不如死。遂自經。齊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求湣王子法章立之。毅封表其墓而去。仲連義不帝秦。而蹈海。秦軍遂解。趙圍王。蠋義不就燕。而自經。燕軍難滅齊國。干木高卧。秦軍聞義而解兵。魯婦棄兒。齊軍見義而返國。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民好義。敵國且服之矣。

河以北之
地。北部皆其

八德須知三集義 王蠋自經

白話解釋周朝齊國裏有箇王蠋。屢次去勸諫齊湣王。可是齊湣王老是不肯聽他。於是他就隱下了。在郊野裏種着田。後來燕國攻破了齊國。燕國的大將樂毅曉得王蠋人品的賢良。就備了禮去請他出來。王蠋辭謝了不肯去。燕國的人說。若是不肯來。我們就要把他住着的。地方上人民都屠殺了。王蠋聽了。就說。國家已經破了。君王已經死了。我還要活着做什麼呢。與其不義的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於是就自己吊死了。齊國做官的人。得知了王蠋吊死了。這回事。都說王蠋是箇不做官。不要負責任的人。尚且不肯去侍奉燕王。何況我們是做了官。喫了俸祿的人呢。於是訪求了湣王的兒子。名叫法章的。把他立做了國君。這時候。樂毅曉得王蠋死了。就給他封表了墳墓纔去。



梁臣樂布
痛哭彭王
舍生取義
就烹何妨



樂布就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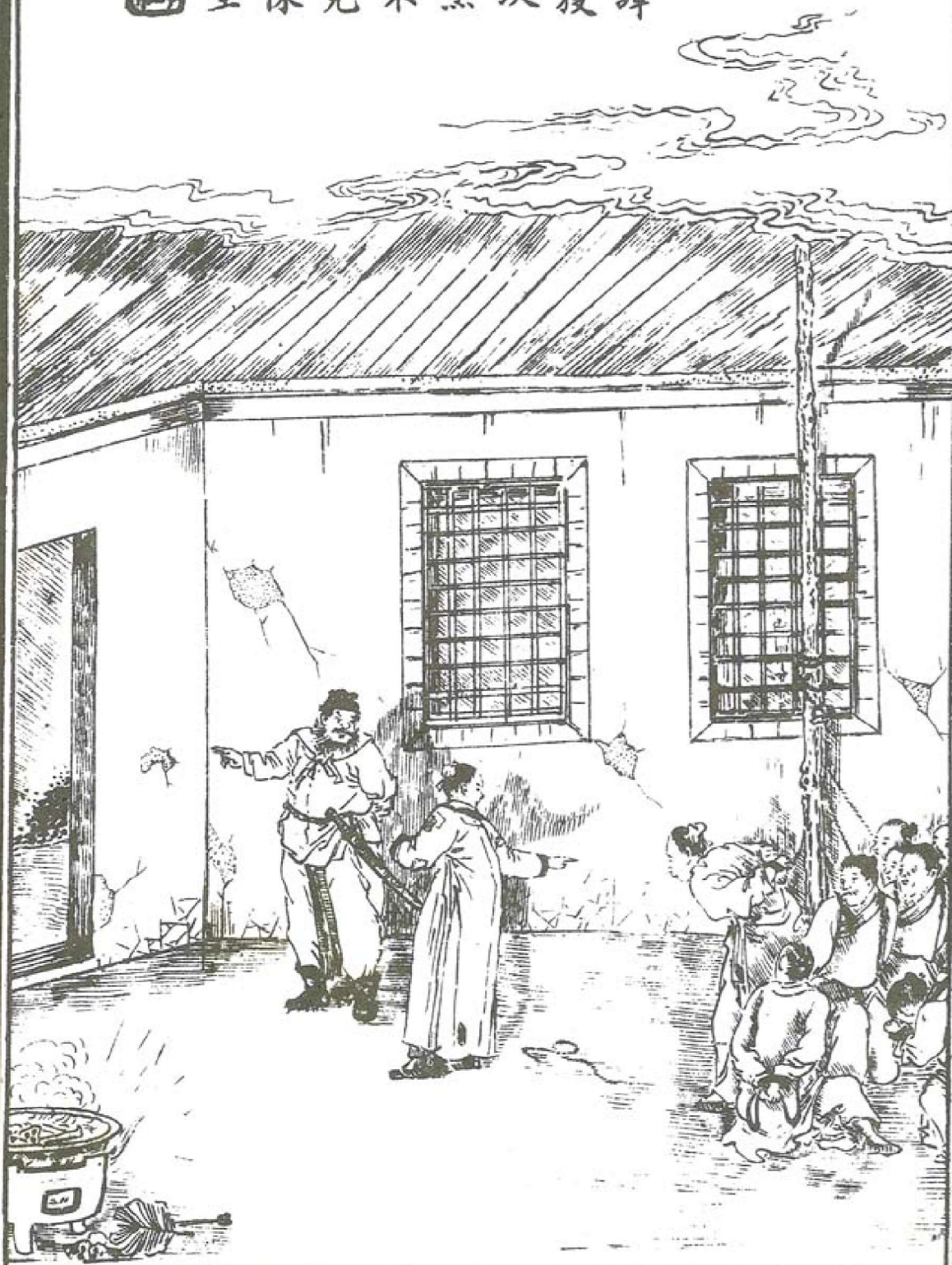
梟首斬首而懸於木上也。洛陽見前。
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滎陽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
南十七里。
都尉官名。
郇亦作俞。
在今山東平原縣西。
南吳楚反布以功封郇侯。
傭工曰傭。
酒家保奴。

漢高祖誅彭越。梟首洛陽。令曰。敢有收祀者捕之。樂布使齊還收越頭。哭之。被捕。上欲烹之。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於滎陽。越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今因徵兵。王病未至而誅之。臣恐功臣皆自危矣。彭王已誅。生不如死。請就烹。上壯其義。授都尉。樂郇侯少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其義已足多矣。燕王荼反。布為將。被虜。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越死。布獨慷慨言之。其義又何壯也。燕齊之間。皆為立樂公社。義聲昭著矣。

卽後世所謂酒保也。贖以財力救拔之也。

白話解釋漢高祖殺了彭越。把他的頭挂在洛陽地方示眾。並且下了一箇命令。說。敢有來收領彭越頭的人。就把他捉了起來。有箇樂布正差到齊國去。回來的時候。就收了彭越的頭。哭着。於是就給他們捉了去。皇帝就要把他放在鐵鑊裏煮了。樂布說。在未死以前。請求讓我講一句話。當皇上受困在彭城和在滎陽地方打了敗仗的時候。彭越倘若投降了楚國。那末漢朝就破了。投降了漢朝。那末楚國就破了。這樣說來。他的功勞是很大的呵。可是現在爲了去徵召他的兵。他因爲生着病。沒有來。你爲了這箇緣故。就把他殺死了。我恐怕一班有功勞的臣子。大家都覺得很危險了。現在彭王已經殺了。我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就請你把我煮了吧。皇上很佩服他的義氣。叫他做了都尉官。

魏譚被獲以次當烹義不獨免得保羣生



索縛用索縛之也。繫以火炊物也。

遺留也。草萊荒蕪之草類。章練夫人故事。見二集卷六第十五則。

魏譚請食

漢魏譚少時逃亂。為飢寇所獲。同被擒者數十人。皆索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就縛。賊有夷長公者。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繫。恆得遺其餘。餘人皆如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義不獨生。一言而保全城。於章練夫人見之。然練夫人之於建封。以舊恩激其義也。魏譚之於長公。無恩可言。殆以義激義乎。非也。譚未有意激之也。第以惟義所在。不忍獨免耳。而飢寇且因此化矣。

百話解釋[漢]朝有箇姓魏名譚的人。幼小時候逃難。給一班飢餓的強盜捉去了。一同捉了的有幾十箇人。強盜就把他們用繩子縛住了。預備一箇箇挨次烹了充飢。強盜看了魏譚像很忠厚老實的樣子。就叫他管着燒火的事。到了晚上再把他縛了起來。這時候強盜裏面有一箇叫夷長公的。特別的可憐。魏譚暗地裏給他解除了束縛。對他說。你們將來是都要煮了喫的。還是在這箇時候快點逃吧。魏譚回對道。我替諸位燒着火。常常喫着諸位喫剩了的東西。同我一同捉來的。都餓得很瘦了。差不多像荒草一樣了。要喫他們。還不如喫我。夷長公聽了。很佩服他的義氣。就對強盜同伴勸解明白了。把他們放了。於是一班被捉去的人。都得免了性命。



鄭弘詣闕為師訴冤
護其家屬得返故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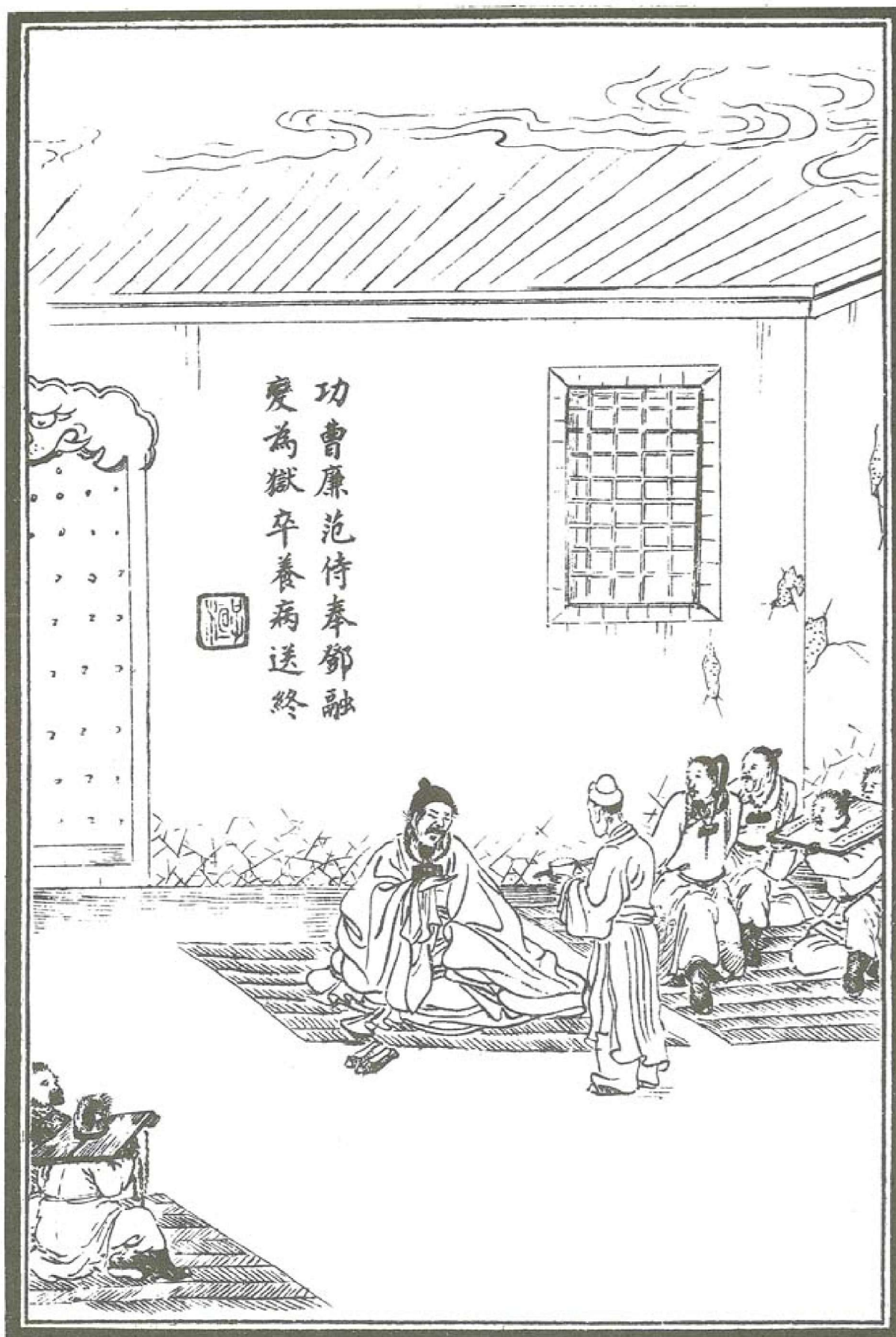
鄭弘上章

楚王英案引貶謂楚王英謀反詞連及貶也。詔獄詔書所繫之獄。髡音坤剃去髮也。鉗鎖音膚質斬腰之刑。屬音蜀系屬也。屬在今山東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淮陰今江蘇淮陰縣。

漢鄭弘師同郡焦貶。楚王英案引貶。被捕於道。病亡。妻子繫詔獄。諸生故人皆變姓名以逃禍。弘獨髡頭負鉗鎖詣闕上章。為貶訟罪。顯宗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貶喪。及其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駟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後拜尚書令。為太尉。弘之於師也。不獨白其罪。雪其冤。且救其家屬。不特救其家屬。且躬送其喪。并躬送其家屬還鄉里。可謂仁至義盡矣。宜其隨車致雨。白鹿夾轂而行。黃國賀之曰。三公車轡畫鹿。明府必為宰相。信然。

東南故城在焉。
尚書令主尚書曹奏下眾事而為臺主其秩甚卑為少府屬官太尉官名居三公之首。
轂音谷車輪中心圓木。
輻音翻車之有障蔽者。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鄭弘拜同縣人焦贛做老師。在他那兒讀書的楚王英的案件發作了。牽累了焦贛就把焦贛捉了去。在半路上死了。於是焦贛妻子們也下在牢獄裏了。凡是他以前的朋友學生等恐怕連累了自己都改換了姓名去避禍。祇有鄭弘剃去了頭髮背了斬腰的刑具到了皇帝的宮殿裏上奏章去給他的老師焦贛伸冤。於是顯宗皇帝就饒了焦贛的家屬。鄭弘親自去送焦贛的喪。又送了老師的家小回到家裏。鄭弘做過了這件事以後由此就出了名做了驕地方的縣官。他的政治很仁慈惠愛人民疲倦的精神也得蘇息了。陞做淮陰的太守官。後來做了尚書令。又做了太尉官。



功曹為郡屬吏掌選署功勞舉案舉劾之案

替亂亂也

南陽為今河南舊南陽府湖北舊襄陽府之地故城即南陽縣治蜀郡即古蜀國之地治今之成都縣

廉范獄卒

漢廉范受業於薛漢。為鄧融功曹。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託病去。融恨之。范至洛陽。變姓名。為獄卒。融下獄。范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呵之曰。君替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養之。及死。竟不言。身自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范之於鄧融。義矣。而其於薛漢。亦足述焉。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收斂之。後為蜀郡太守。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許止淨。謂其篤於師資之情。深於知己之感。故能上不負國。下不負民也。

叔度范之
字。

白話解釋 漢朝有箇廉范。從前在薛漢那兒讀書。後來做了鄧融的功曹官。鄧融被州裏告發了。廉范曉得這件事很難解決。就推託着有病去了。鄧融以為他看見人家有了急難就去了。心裏非常的恨他。那裏曉得廉范先到了洛陽地方。改換了姓名。做了一箇牢獄裏面的小卒。等到鄧融下了獄以後。廉范服侍他非常盡心。非常勤勞。鄧融非常奇怪。看獄卒的相貌好像廉范一般。就說。你的相貌。怎麼這般的像我。以前部下的廉功曹呢。廉范就喝着他說。你難道精神錯亂了麼。後來鄧融出了牢獄。可是病已經很重了。廉范就跟着去侍養他。等到鄧融死了。廉范終於不對他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親自送了他的靈柩到了南陽地方。安葬完畢。纔去的。



臧洪救友跪泣請兵被執不屈重義輕生

臧洪死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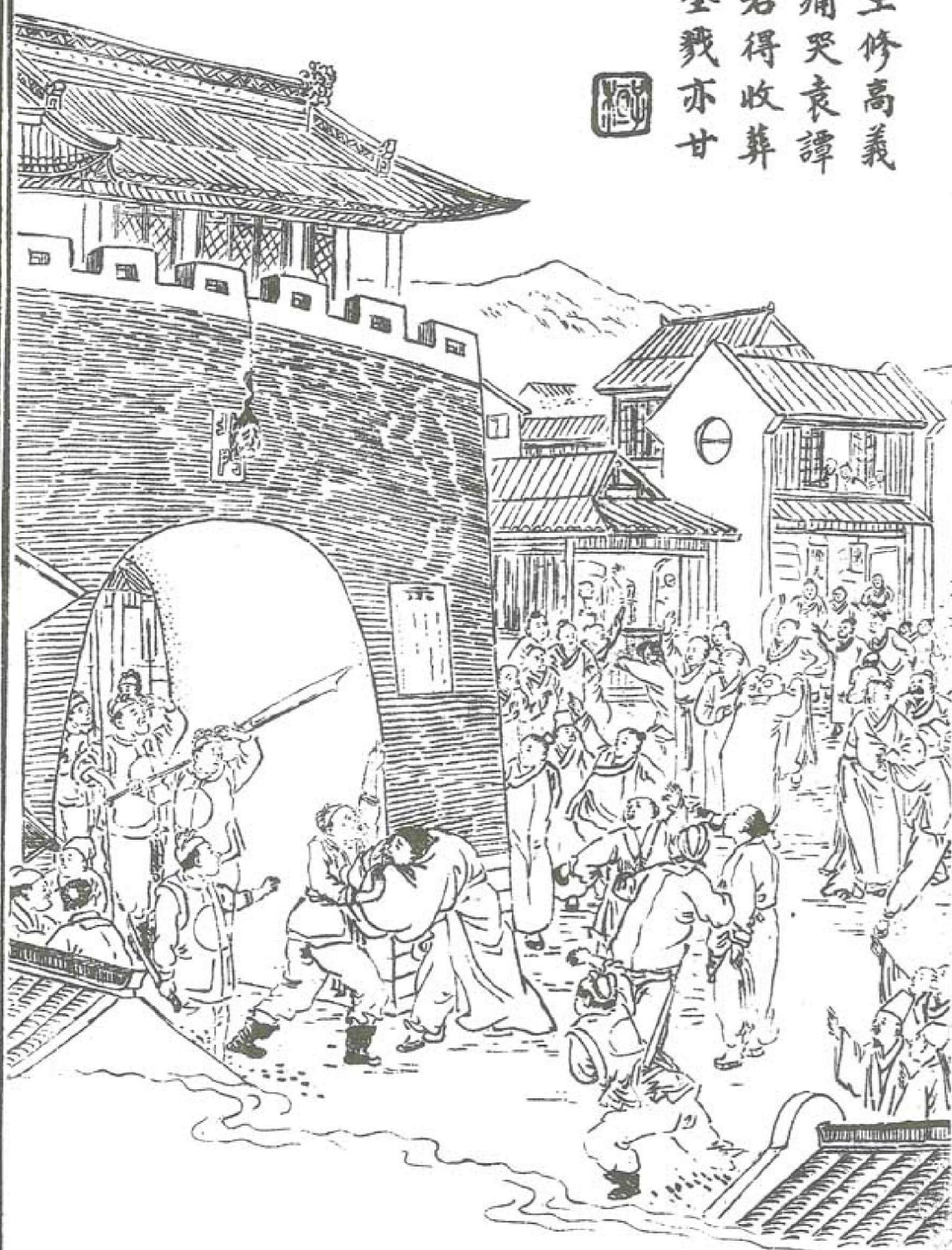
東郡臧洪所治在今山東朝城縣西四十里與曹操所治不同。好和好也。徒跣赤足步行也。

陳容東郡之丞。儔音疇。同輩也。蹈音導。踐也。

漢臧洪字子源為東郡守。曹操攻張超。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我。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超遂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舉兵攻之。城陷。執洪。欲服之。不屈。遂被殺。當袁紹殺洪時。陳容謂紹曰。將軍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乎。紹慙。謂曰。汝非臧洪儔。何言為。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死。不與將軍同生也。遂亦被殺。

白話解釋東漢末年的時候。有箇臧洪。表字子源。在東郡地方做了太守。這時候曹操攻打張超。非常危急。張超說。只有臧洪一定是來救我的。一班人說。袁氏和曹氏現在非常和睦。臧洪又是為袁氏所提拔的人。一定不肯傷了那邊的情面。來救你的。呵。張超說。子源是天下有義氣的人。終是不肯忘記了根本的。果然臧洪得知了曹操攻打張超的事。他就赤了腳步行。號哭到袁紹那兒。要請求帶了兵來救張超的難。袁紹不聽。後來張超自殺了。從此以後。臧洪很怨恨袁紹了。不和他往來。袁紹就派了兵去攻打他。城頭破了。把臧洪捉住。要叫他投降。可是臧洪不肯屈服。於是被袁紹殺死的。

王修高義
痛哭袁譚
若得收葬
全戮亦甘



別駕刺史之佐吏。

號號令也。

三族有四

解據史記

註為父母

兄弟妻子

漢書註為

父族母族

妻族周禮

註為父子

孫儀禮註

為父昆弟

己昆弟子

昆弟。

襄音解見

前。

膠東即今

山東平度

王修哭譚

漢王修為袁譚別駕。勸譚兄弟和睦。譚不從。及曹操殺譚。號其首於北門。令曰：有敢哭者滅三族。修布冠衰服，哭於頭下。左右擁修至。操曰：汝不顧三族耶？修曰：生受恩命，死而不哭，非義士。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尸殯葬，雖全家受戮，亦無恨矣。操歎其義而禮之。王修之哭譚，出於至情。其哭母則出於至性。故鄉里為之罷社。孔融以修為膠東令。融在北海，修聞北海有反者，星夜往視。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而來者，唯王修耳。言未卒而修至。其孝義有如此者。

縣。北海、山東、舊青州府、東部、萊州府、西部之地。星夜見前。

八德須知三集義 王修哭譚

百話解釋東漢末年有箇姓王名修的。在袁譚那兒做了別駕官。勸袁譚兄弟們大家要互相和睦。袁譚不肯聽從他。等到後來曹操把袁譚殺死了。拿他的頭掛在北城門上示眾。並且下箇命令說。有敢來哭的人。就要殺了他的三族。王修戴了布帽。穿了麻衣。在頭下哭着。曹操的手下人就把王修捉到曹操那兒。曹操對他說。你難道不顧全你三族人的性命麼。王修說。活着受了人家的恩義。人家死了。不去哭他。這不是有義氣的人所做的。我受了袁氏的厚恩。若能夠收了他的尸首去安葬。就是一家老小都殺死了。我也沒有什麼遺恨的。曹操很歎息他的義氣。就用禮對待他。



桓侯 護主 瞋目 橫矛 義聲 昭著 長阪 橋頭



涿郡今河北涿縣

荆州地頗廣劉表徙治襄陽即今湖北襄陽縣治

陽縣治江南長江以南之總稱

當陽湖北縣名

瞋音瞋猶怒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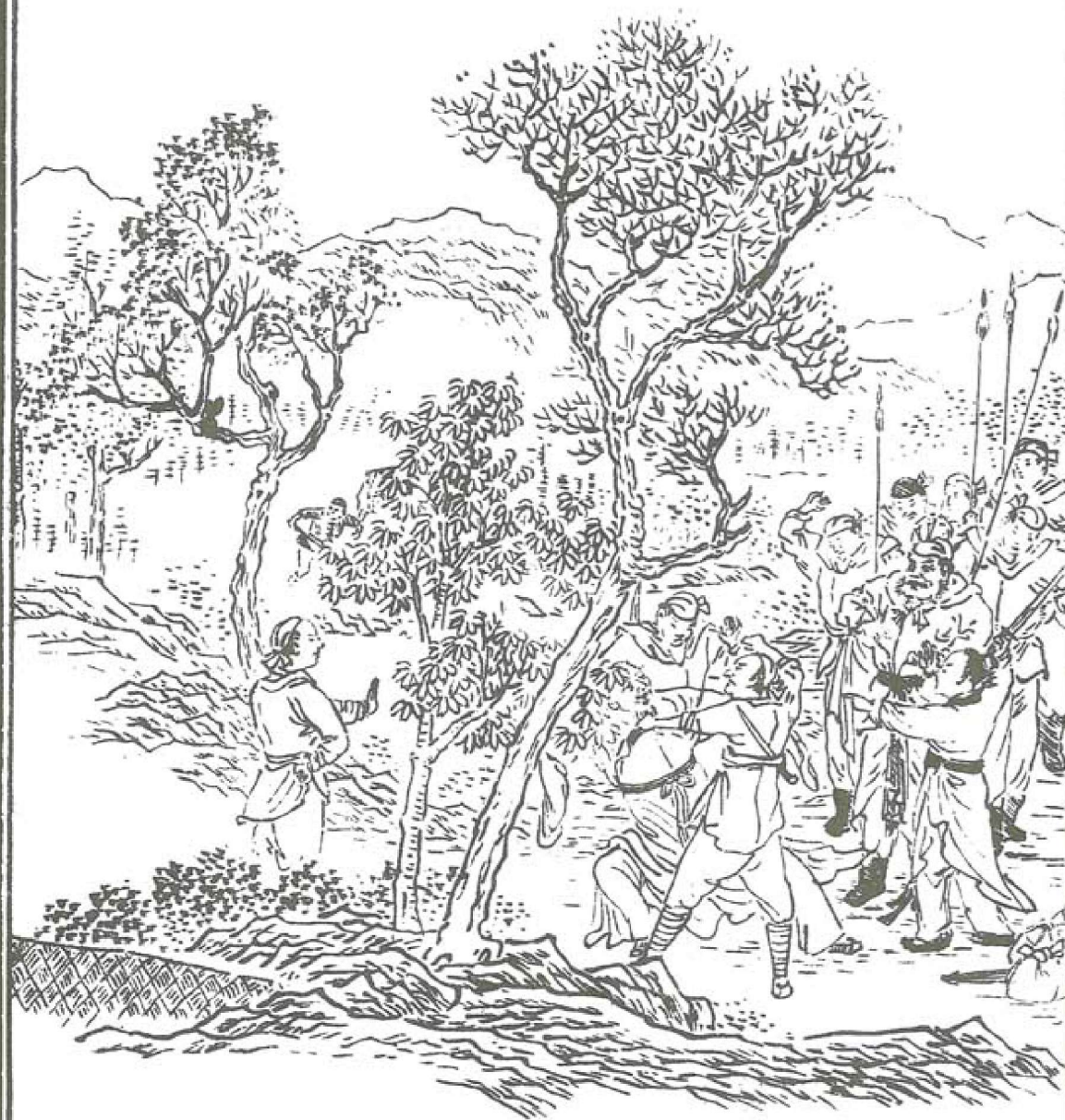
巴郡故治在今四川江北縣

張飛斷橋

漢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同事先主。羽年長。飛兄事之。曹操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而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立長阪橋頭。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決死。敵無敢近者。先主以是得脫。桓侯雄壯威猛。亞於關公。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為萬人敵。至其精忠大義。婦孺皆知。其破巴郡。獲守將嚴顏。欲降之。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侯義而釋之。且引為上客馬。

白話解釋三國時候。蜀漢的張飛。表字翼德。是涿郡地方的人。少年時候。就同關公一同事奉劉先主。關公的年紀比較大一點。所以張飛用對哥哥的禮節待他。曹操的軍隊到了荊州。劉先主就逃到江南去。曹操就派了精兵去追他。追了一日一夜。就在當陽的長阪地方追着了。劉先主就拋棄了妻子逃走。叫張飛帶領了二十箇騎兵。在後面抵抗追兵。張飛立在長阪橋頭。佔據了水勢。把橋弄斷了。怒目橫矛。說道。我就是張翼德。那一箇敢來和我拚箇死活。敵人沒有一箇敢走近去的。因此劉先主能夠逃脫了。

敏元 仗義 願代 管平 奮劍 告盜 吾豈 望生



星曆星度
層法也。
陰陽天文
占候及星
卜之屬。
術數指占
卜星命等
皆是。
永嘉懷帝
年號。
太尉長史。
府中之官
名。

敏元奮劍

晉劉敏元字道光。勵己修學。好星曆陰陽術數。永嘉之亂。同郡管平以年老從敏元西奔。為盜所劫。敏元謂賊曰。此公餘年無幾。願以身代。盜長欲舍之。內有一盜不聽。敏元奮劍前曰。吾豈望生耶。願與諸君除此人。盜長遽止之。曰。義士也。俱免之。後為太尉長史。荀巨伯遇寇。願代友死。以其病也。劉敏元遇盜。願代管平死。以其老也。巨伯尚為其友。而敏元僅為其同郡。盜長且欲舍之。而一盜弗聽。此不義孰甚。敏元竟奮劍欲為盜長除此盜。其義尤不可及。

白話解釋晉朝的劉敏元。表字道光。修身好學。喜歡研究星曆陰陽術數。在永嘉年間天下大亂的時候。同縣人管平因為年紀老了。就跟了劉敏元一同朝西方逃難。可是在路上給強盜搶了去。劉敏元對強盜說。這位先生年紀很大了。所活的年代也有限了。我情願自己代了他。強盜的頭兒倒也肯了。就想放他。可是內中有一箇強盜不肯。劉敏元就奮力拿起了寶劍趕上前去。對他們說。我並不是希望生存的人。請替諸位把這箇人除掉了。強盜的頭兒就勸住了。說這箇是有義氣的人。就把他們兩箇人都釋放了。後來劉敏元做了太尉長史。

溫嶠討賊
向侃求糧
義旗所指
決勝疆場



溫嶠求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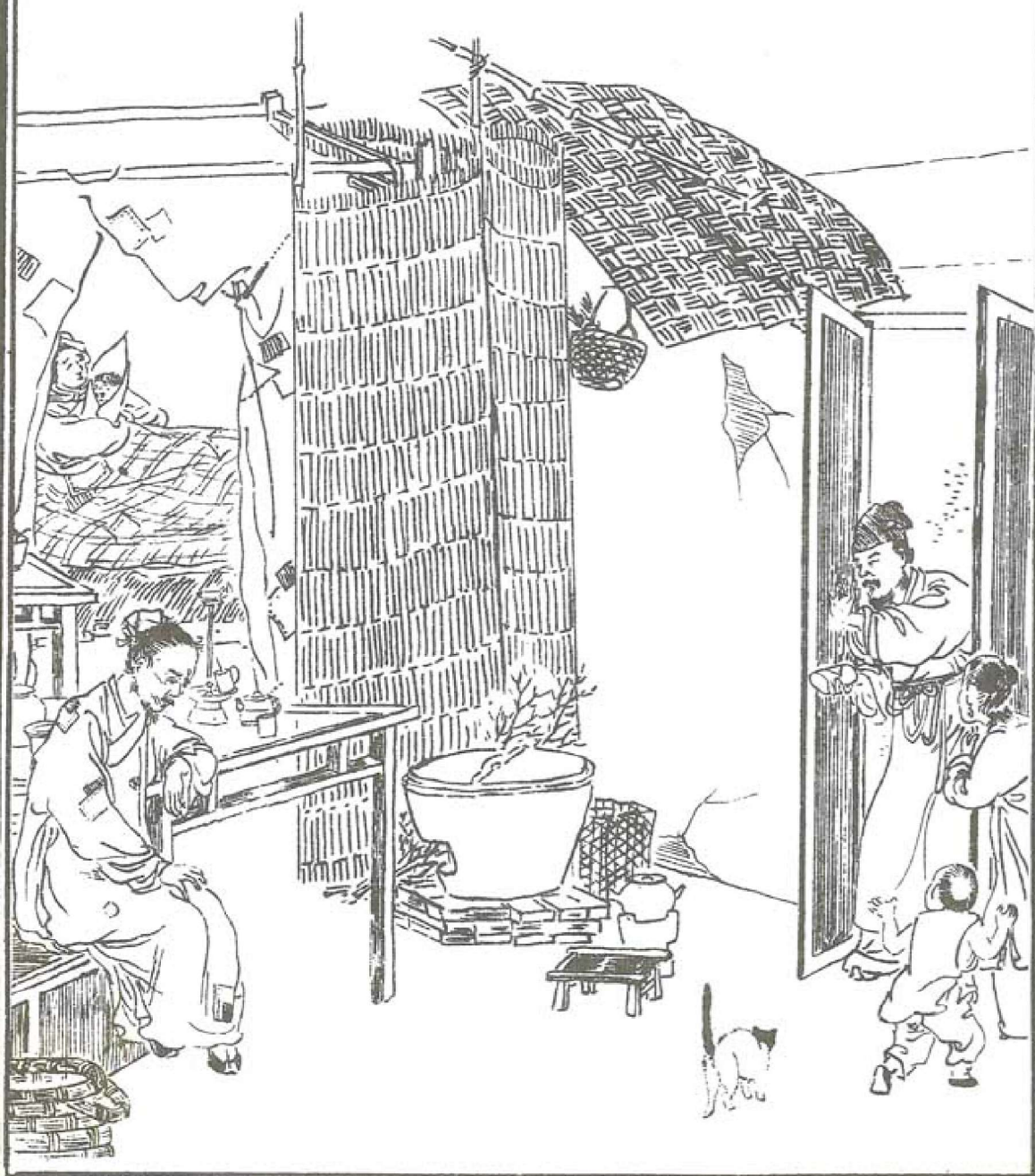
晉溫嶠與陶侃共起兵討蘇峻。求糧於侃。侃不與。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嶠與公俱受國恩。若濟則主臣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事勢又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下哉。公若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悟。分米餉嶠。遂水陸並進。斬蘇峻於白石。溫太真聰明有識。博學能文。丰儀秀整。其力護太子。版擊錢鳳。疏奏王敦。皆忠義之氣為之。陶侃雖為盟主。規畧一出於嶠。卒斬蘇峻。惟絕裾一事。不無短處。然既受使命。殆亦忠義之氣激之使然爾。

祚音昨。福也。灰身。灰滅其身也。旋踵。猶言轉足之間。喻其速也。沮。上聲。音沮。止也。義旗。義師所用之旗。白石。在江蘇江寧縣西北。卽白下城。

裾衣之前襟後裾皆曰裾。此則指後裾。卽爾雅所謂裾也。劉琨使嶠至江南奉表勸進。其母止之。嶠絕裾而去。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溫嶠和陶侃一同起兵去討伐蘇峻。溫嶠就向陶侃那兒去借糧草。陶侃不肯給他。溫嶠說。軍隊的所以能夠打勝仗。就是在和氣上。這是古人的好教訓。我和你大家受了國家的恩典。若是事情成功了。那末君臣都可享着太平。如若大事不成。那末只有大家殺了身子去謝先皇。現在的事情。並沒有可以轉方向的餘地了。譬如一箇人騎在老虎的背上。那裏可以跳下來呢。你若沮了眾人。敗了。事。那末我們起義的軍隊。就要轉了方向。向着你這裏來了。陶侃聽了這番話。就覺悟了。於是分了米糧去給溫嶠的軍隊。水軍陸軍一同進去。把蘇峻殺死在白石地方。

世期義行
饑歲解推
露骸悉殯
復育其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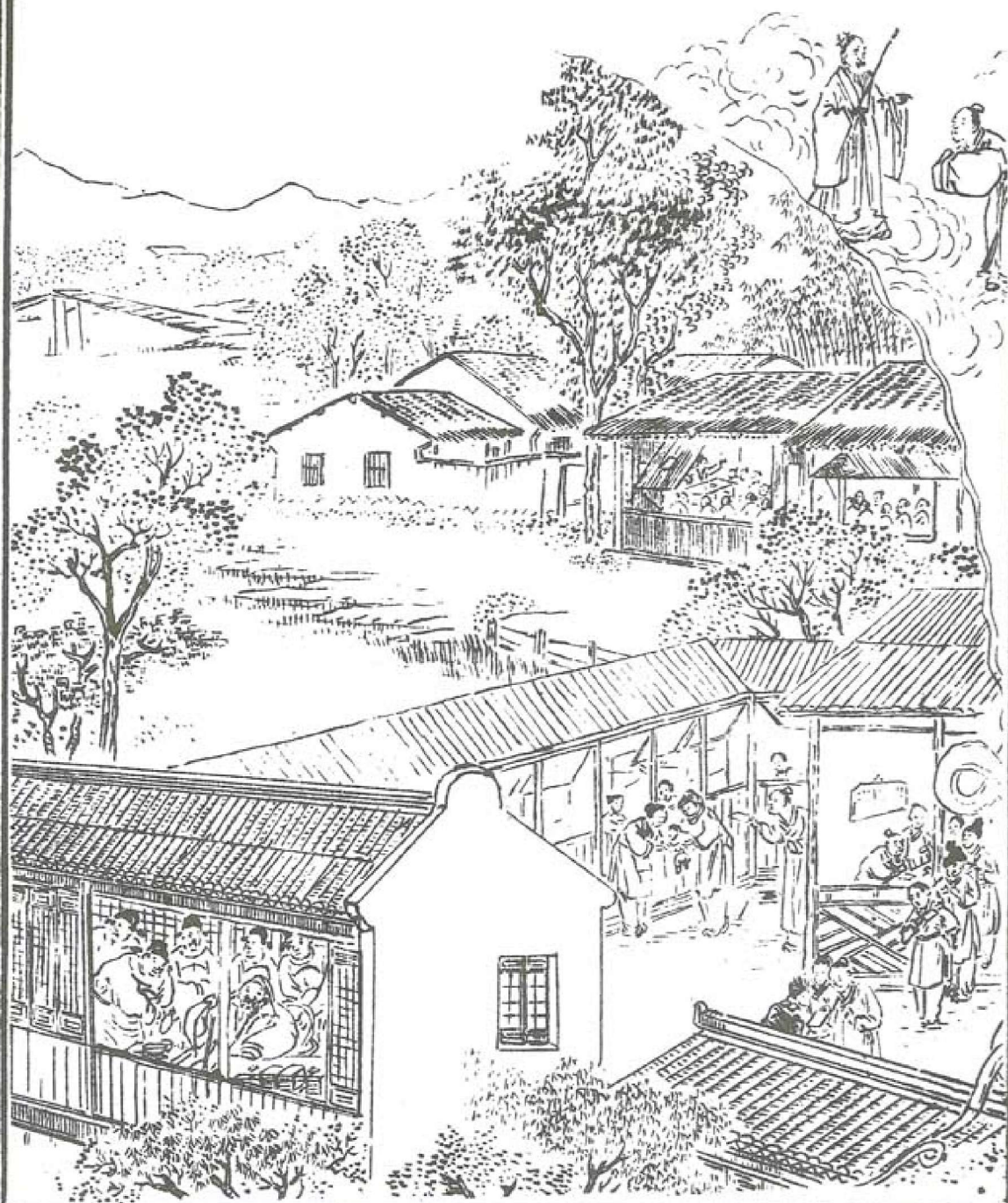
饑穀不熟也。不舉不育也。膳音善去聲助也。賸音諧枯骨也。復免也。徭役力役之征也。蠲音涓除去之也。饑饉穀與菜皆不熟也。冥幽冥也。

世期義行

南宋嚴世期好施慕善。同里張邁等三人各產子。歲饑欲棄不舉。世期往救之。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長成。宗親嚴宏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以殯埋之。復存育其孩幼。事聞。詔榜其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徭役。蠲租稅十年。嚴氏之義行多矣。時逢饑饉。張邁等三人產子欲棄。即往救之一也。推食解衣以贍其乏。二也。嚴宏等十五人餓死露骸。悉買棺以殯埋之。三也。復存育其孩幼。四也。恩逮冥陽存沒均感矣。

白話解釋南宋時候。有箇嚴世期。喜歡佈施。好行善事。他的同邨居住的人張邁等三箇人。都生了兒子。可是因為年成很荒。就要丟棄了孩子不養。嚴世期把三箇孩子救了。分了自己的喫食。解下了自己穿着的衣服。去救濟他們的缺乏。於是這三箇孩子纔得長成。他族裏的人嚴宏同鄉人潘伯等十五箇人。在荒年餓死了。尸首拋露着。沒有人收斂。嚴世期就買了棺木。給他們安葬好了。又撫養他們遺下的小孩子。這種事情。給朝廷裏得知了。就在他的門口表了六箇字。說「義行嚴氏之閭」。免了他的工役。又免了十年的租稅。

禹鈞設塾
教子義方
眾善畢舉
五桂聯芳



後周、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七、第、十、九、則、

燕山、在、河、北、薊、縣、東、南、義、方、語、本、左、氏、傳、言、志、之、所、向、能、合、乎、義、也、椿、用、莊、子、語、後、世、稱、父、為、椿、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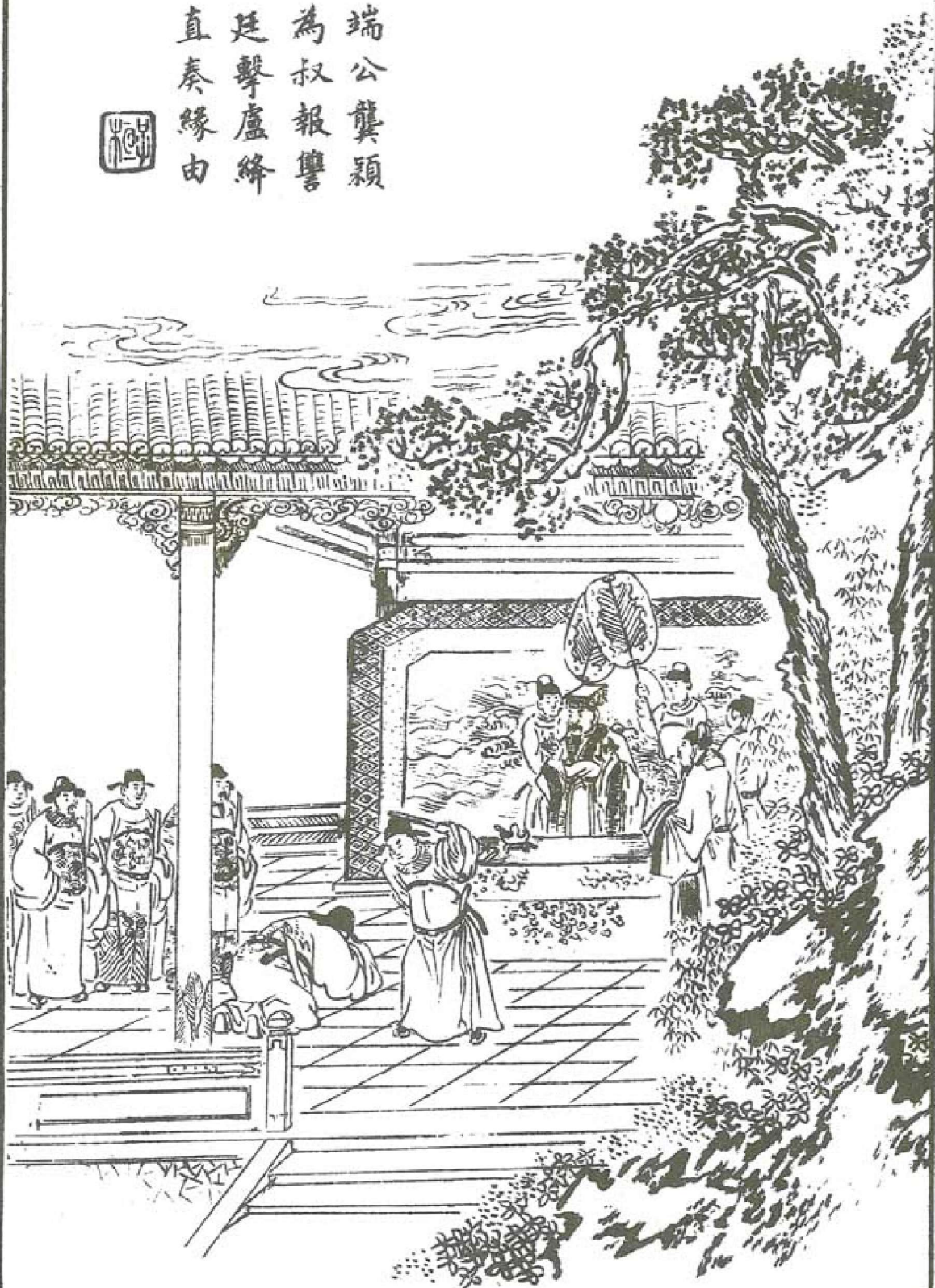
禹鈞義方

後周寶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告曰。汝命無子。且壽促。速行善事。乃置義塾。延名儒。給衣食。以教四方遊學之士。凡宗戚有喪不能舉者。葬之。孤貧不能嫁者。嫁之。後連生五子。皆顯。壽至八十二歲。馮道贈詩曰。燕山寶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許止淨謂寶公。感祖父夢示。眾善並舉。遂反笑為壽。轉無子為多男。不惟壽考。且登仙錄。不惟多男。且皆榮顯。古訓云。命由己造。不誠然乎。若知而不行。如入寶山。空手歸。其亡祖父。亦未如之何矣。

防此。
錄音錄。天
神所與之
冊命也。

白話解釋後周有箇竇禹鈞。三十歲的時候。還沒有兒子。有一回做夢。看見他的祖父對他說。你命裏注定沒有兒子。並且壽算也很短促。要快點行善事纔好。於是竇禹鈞就辦了一箇義塾。請了有名的先生。供給他的衣食。叫他教導一班四方來遊學的讀書人。凡是宗族親戚人家有喪事。沒有錢舉辦。他就替他們安葬。孤苦貧窮無力嫁人的。他就替他們出嫁。後來一連生了五箇兒子。箇箇都很顯貴。他自己一直活到八十二歲。馮道送他一首詩。說「燕山竇侍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

端公龔穎
為叔報讐
廷擊盧絳
直奏緣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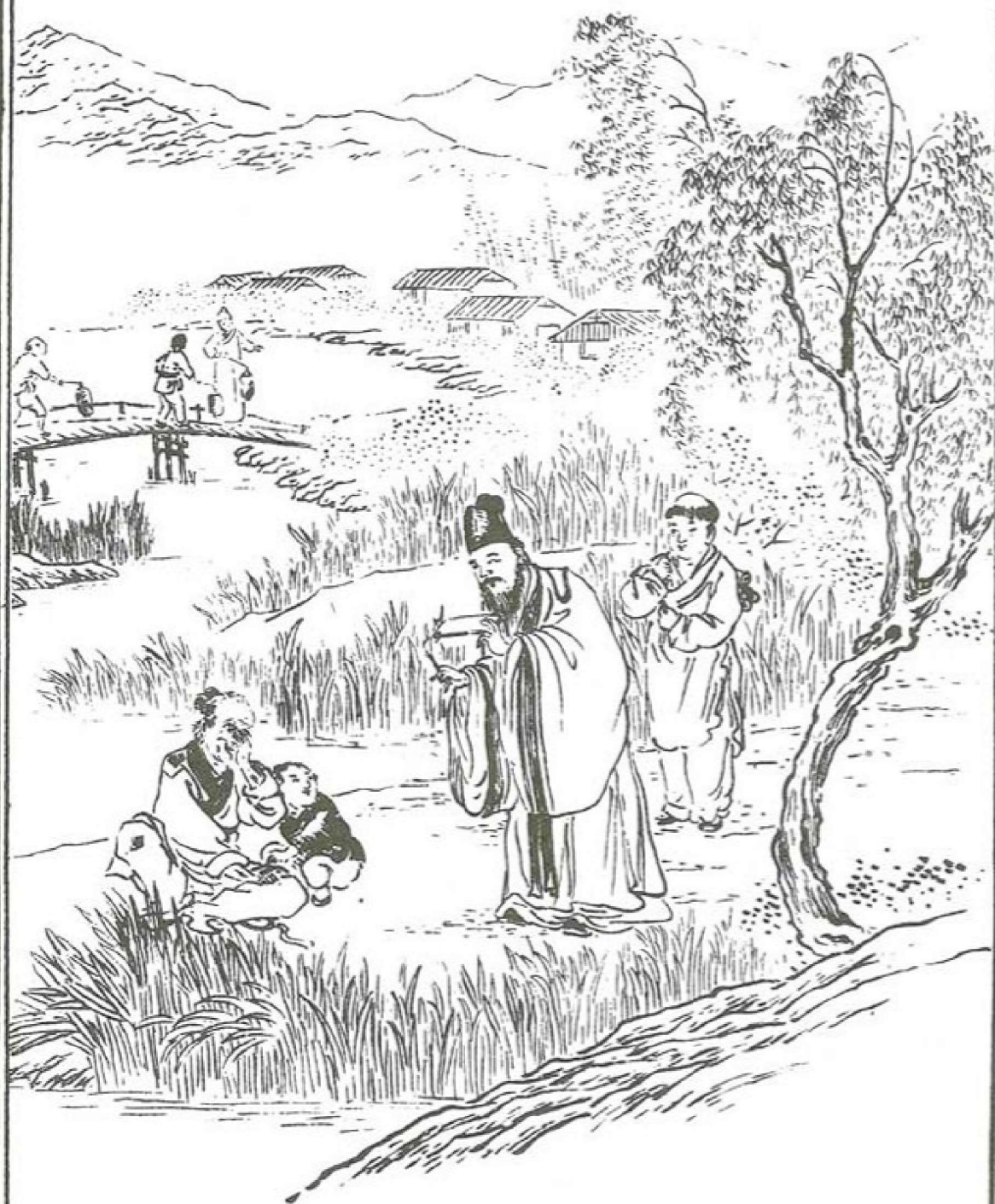
南唐五代時十國之一徐知誥受吳禪國號唐史稱南唐有今江蘇安徽之淮南福建江西及廣西北部之地按穎叔名慎儀無辜無罪也鐵簡鐵製之簡版陛見謁見天子也御史大夫司彈劾之長官

龔穎端公

南唐龔穎隨主歸宋其叔為同朝盧絳所害穎曰古之殺人以義者令弗讐今絳不義殺無辜若不以為讐非所以盡忠孝之義也乃袖鐵簡入朝會絳陛見穎遽前擊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上歎曰江南小國有義士若是耶遂誅絳世以忠義稱之號曰端公龔穎歸宋後被擢為御史大夫廷擊同朝盧絳其言曰一為國家除害二為叔父報讐且極言絳之狼子野心不可畜於朝中其義也即其忠也亦即其孝弟之道也故雖自請待罪而太祖釋之耳

百話解釋南唐的龔穎。跟了李後主投降宋朝。他的叔父是給同在一箇朝廷做官的人。姓盧名絳的。所弄死的。龔穎說。古時候的定律。殺人是因為義的。那就不能報仇。現在盧絳用不義的手段殺了無罪的人。若是我還不去報仇。那就不。是盡忠孝的意義了。於是暗地裏在袖子帶了一塊鐵的簡版。到朝堂裏。剛巧盧絳也來上朝。龔穎就趕上去打他。宋太祖皇帝見了他這樣的舉動很驚奇。就問他是什麼緣故。龔穎就把這件事的原委都說了。皇上歎着說。江南小小的國家裏。竟有這樣的義士嗎。於是就把盧絳辦了罪。當時的人以忠義稱呼他。另外給他取了一箇號名。叫做端公。

蘇軾
夜行
聞姬
悲聲
焚券
還屋
義重
緡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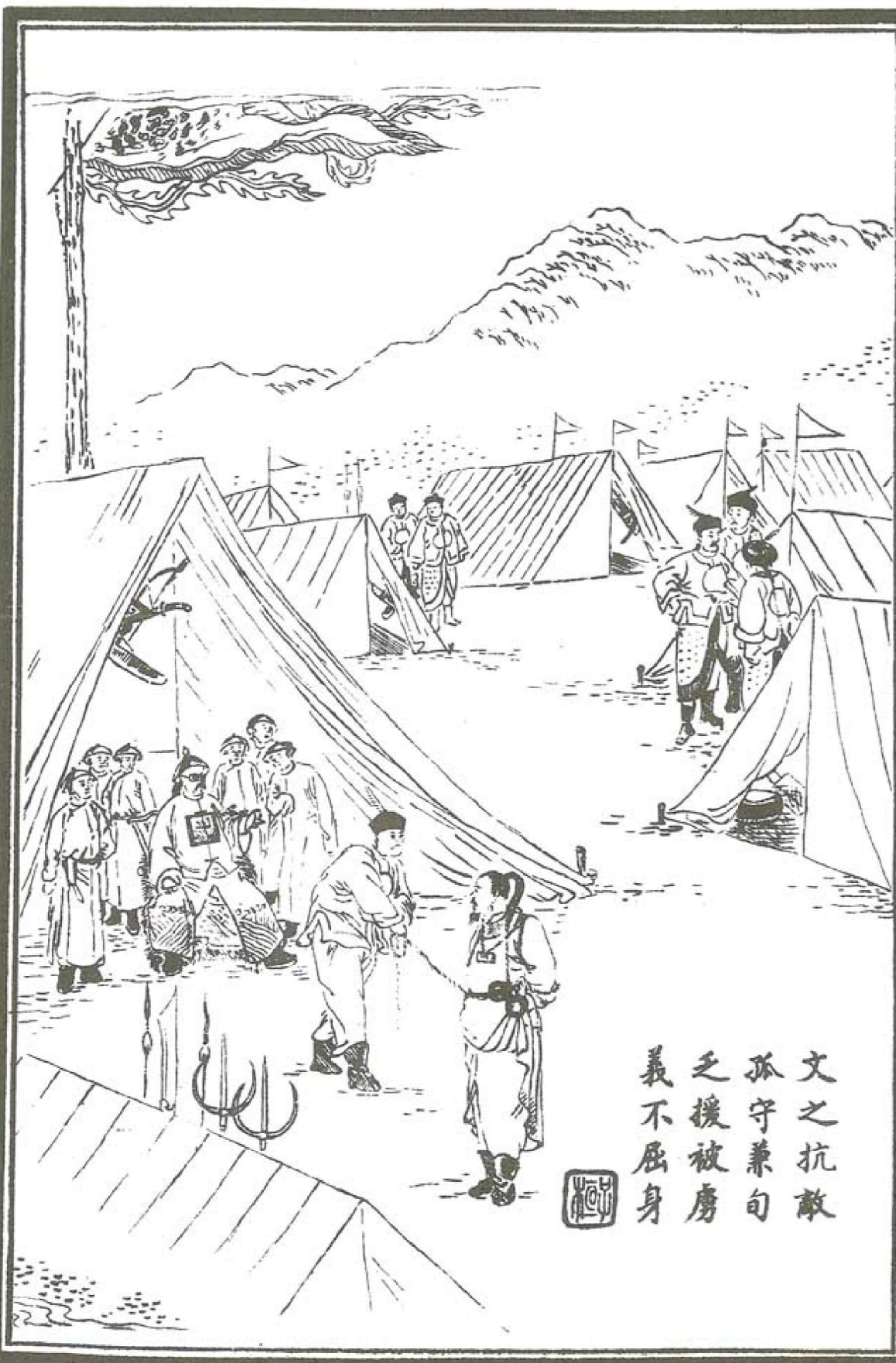


蘇軾還屋

東坡在湖南黃岡縣東子瞻謫居於此。因為號陽羨故城。在今江蘇宜興縣南五里。緡音民。錢貫也。迺同乃。券音勸。契也。毘陵今江蘇武進縣治。

宋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嘗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舊居所在。即己五百緡所買之屋也。迺取券焚之。不索其值。而還其屋。遂歸毘陵。不復買地。世之賣屋者多矣。然非至必不得已之時。孰肯將其百年祖產。委之他人乎。而買屋者不計也。蘇公固嘗聞其母讀范滂傳。而欲效滂之忠義也。一旦聞嫗哀哭。毅然焚券歸屋。蓋亦義之所至爾。

百話解釋[宋]朝有箇大文學家。姓蘇名軾。表字子瞻。自己取了一箇別號。叫做東坡居士。他曾經住在陽羨地方。用錢五百千文買了一座房子。快要搬進去了。偶然在晚上走路的時候。聽見有一箇老太婆哭得非常悲哀。蘇東坡就問他。你為什麼悲傷到這般田地呢。老太婆說。我的老房子自從祖上傳下來。已經有一百年了。現在要離開了。這座房子。所以悲傷的呵。蘇東坡又問他。老房子所在的地方。原來就是自己用了五百千錢買來的那一所房子。呵。於是就把契紙燒了。不向他追還契價。把房子還了他。自己回到毘陵去了。不再買地了。



文之抗敵
孤守兼旬
乏援被虜
義不屈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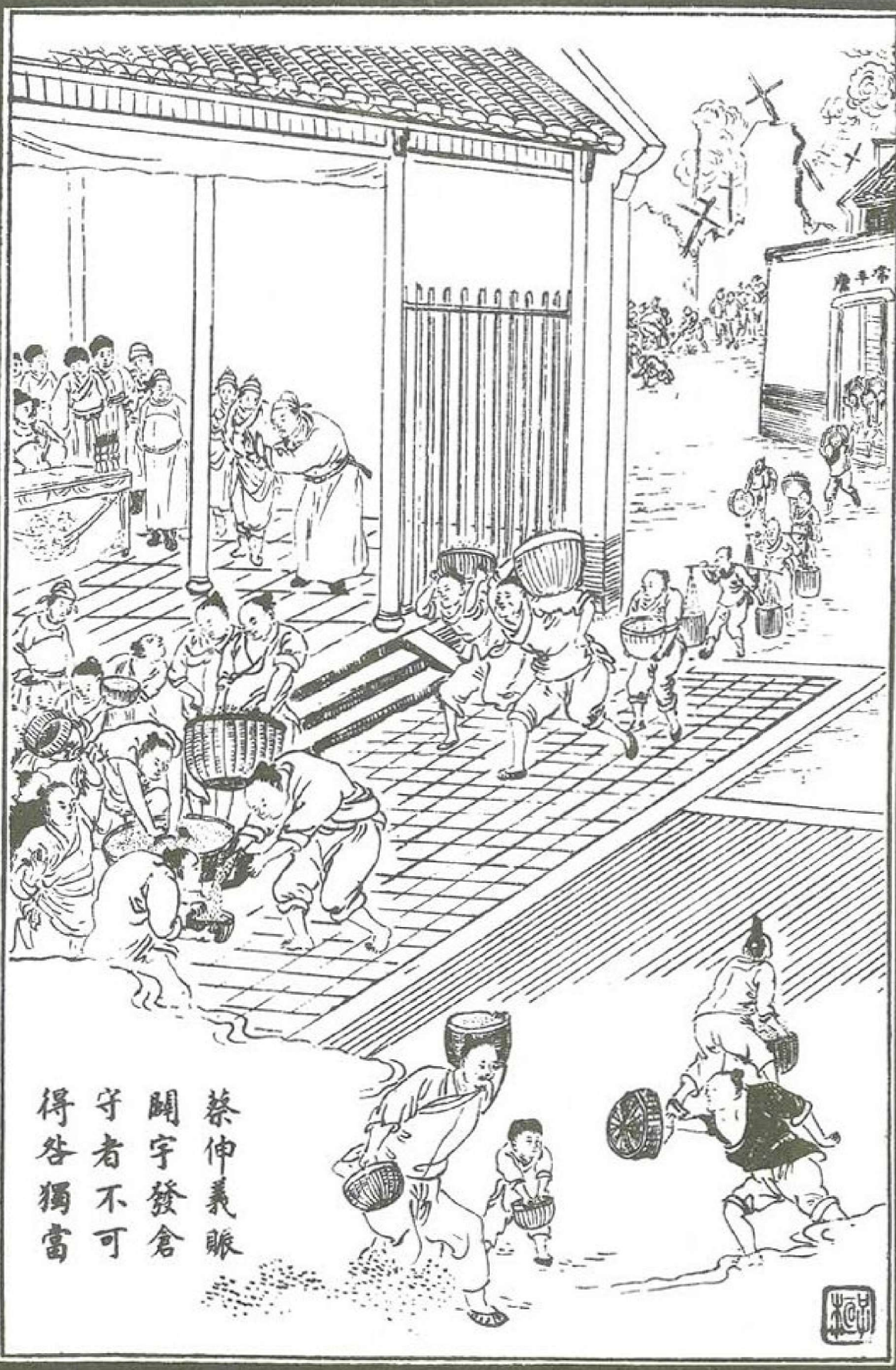


通判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後遂為例。濠州故治。在今安徽鳳陽縣東。少北二十里。守知州也。燕山即今之北平。窟穴也。掘地為室也。桎梏刑具。所以拘罪人者。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文之不屈

宋張文之通判濠州。金兵至。守孔福謀夜逸。文之曰。果爾輕動。奈城何。因提兵與敵持十餘日。經二十餘戰。卒以無援被虜。執送燕山。欲授以官。義不屈。將囚之。土窟曰。吾世受**宋**恩。豈忍負國。虜重之。稍寬桎梏。後王忭申和議。見狀還奏。上為歎惜。給其家。官其子。食其祿。守其土。聞寇自逸而棄其民。則不義孰甚。文之有鑒於此。故明知事不可為。而提兵抗敵。義也。被虜不屈。義也。授官不受。亦義也。金虜重之。王忭奏之。宋主歎美之。彼孔福輩。當愧死無地矣。

百話解釋宋朝時候張文之在濠州地方做通判官。金國的軍隊打進來了。濠州的太守孔福就預備在晚上逃了。張文之說。倘若這樣的輕舉妄動。那末把城池放棄了。怎麼樣呢。就帶了兵和敵人抵抗了十多天。經過了二十多次的戰爭。終於因為沒有救兵。就給金人虜了去。把他送到燕山。要給他做官。張文之不肯屈服。要把他關在地穴裏。張文之說。我世世代代受了宋朝的恩典。那裏肯負了國家呢。金人也很敬重他的義氣。給他腳繚手械稍稍地寬鬆了一點。後來王忬到那兒去議和。看見了這般情形。回去就奏明皇上。皇上聽了。也非常歎惜。就接濟他的家裏。並且給他的兒子做了官。



蔡伸義賑
開字發倉
守者不可
得咎獨當



蔡伸發廩

政和宋徽宗年號。太學博士。太學教授之官。真州今江蘇儀徵縣。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徐州今江蘇銅山縣。楚州今江蘇淮安縣。廩音懈公廩也。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糶貴則減價而糶故曰常平。

宋蔡伸字申道政和進士。歷太學博士。遷通判真饒徐楚四州。在真州日火延燒千餘家。州民露處雪中。老幼號呼盈道。伸闕寺宇官廩分處之。且發常平廩以賑給。守者不可。伸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如得咎。請獨當之事。聞朝廷釋不問。改知滁和等州。天下親民之官。惟守令。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雖聖明在上。而距離較遠。設當危急非常之際。見義而不行權。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得咎即獨當之。有何不可乎。

滁州。今安徽滁縣。
和州。今安徽和县。
縣。

百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蔡伸。表字申道。是政和年間中的進士。做過太學博士。後來又陞做真州。饒州。徐州。楚州。四處的通判官。在真州的時候。大火延燒了一千多人家。那地方的百姓。沒有房子住了。只得露居在雪地裏。老老小小的人。都很悲慘的哭着。道路上充滿了這種聲音。蔡伸就命開放了庵廟寺院。和衙門的房子。分着給他們住了。並且一方面又發了倉穀去賑救他們。管倉的人不肯。蔡伸說。這箇是國家預備了。在有重大事故發生的時候用的。現在正是用的時候呵。倘若有罪。那末由我一箇人擔當吧了。這件事奏了上去。朝廷裏饒了他。不問。把他改到滁州。和州。等地方做州官去。

南疆救亮怒髮衝冠
義責同學不避艱難



長沙柳白桓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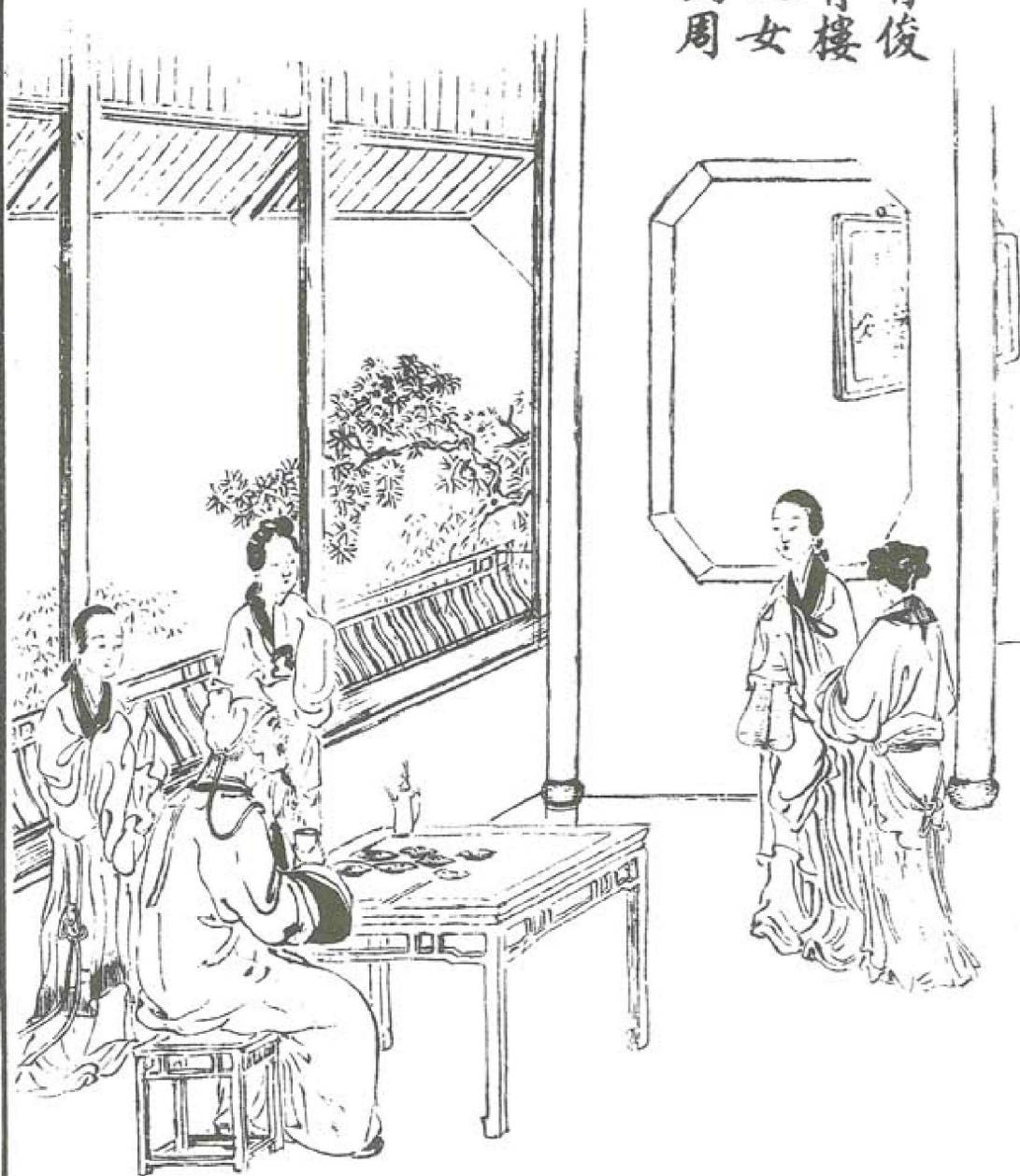
鍛鍊謂酷吏故入人罪猶如冶工之鍛鍊諸金使成熟也。刺骨恨甚之謂猶切骨也。噤口閉也。辜與故通。亟音棘急也。秉燭執燭也。云敬事。詳初集卷六第四則。鄭弘廉范事並見前。

南疆伸冤

宋喻南疆少負氣節。從陳亮游時。當路欲排善類。指亮為叛首。鍛鍊刺骨。門人噤不敢言。南疆義責同門。謂吾師無辜蒙罪。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為人類乎。亟走見葉適。適曰。子真義也。即秉燭作數字。南疆持之去。伸訟諸公。卿聞亮冤。遂白。云敬之於吳章。鄭弘之於焦贛。廉范之於薛漢。漢代之尊師重義者多矣。然皆於師死後。門人不敢葬。而獨冒死葬之。乃喻南疆之於陳亮。竟義責同門。怒髮衝冠。救師於生前。尤足為事師者法。

白話解釋宋朝有箇喻南疆。幼小就很有氣節。跟了老師陳亮求學的時候。當朝做官的人。要排斥一班賢良的人。說陳亮是叛逆的首領。非常痛恨他。就把他陷害在罪人的裏面了。陳亮的許多門人。都怕得不敢說話了。喻南疆仗了義。對同學們說。我們的先生無緣無故的辦了罪。我們做了他的學生。應當怒氣沖天的去替他辯白。現在大家卻糊糊塗塗。一聲不敢響的。這樣難道還是人嗎。於是他立刻去見葉適。葉適說。你真真有義氣呵。就點了燭。寫了幾行字。喻南疆拿了去。到朝中公卿裏去辯白。於是陳亮的冤枉纔得明白了。

宋豐有俊
偶登青樓
故人之女
貸嫁彌周



有俊贖女

青樓梁以後為妓館之專稱。澀音滄。

京尹京師地方長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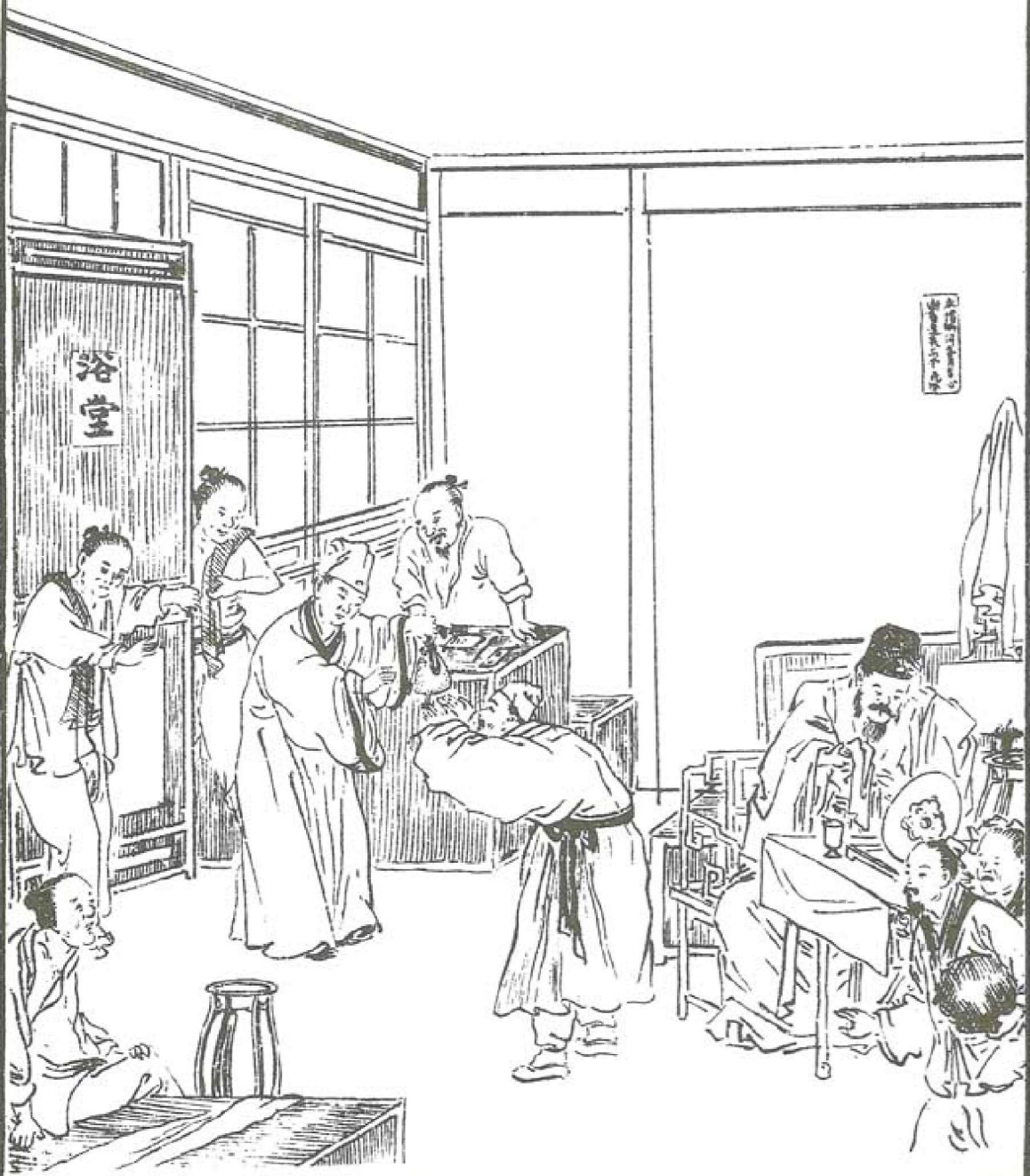
奩妝奩也。

按京尹王佐為宣之子。與朱素同科進士第一。

宋豐有俊登青樓。見幼妓。疑為故人女。屢目之。女亦悟。酒罷。羞澀留宿。豐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席閒不得問也。宜各寢。必有以處汝。豐與京尹有舊。翌日。以白尹曰。某僅有錢八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義。即載入府。厚具奩。為擇良士嫁之。墮落青樓。至可哀也。況故人之女乎。贖之不容緩矣。乃僅有錢八千。竟向王佐貸二百千。以贖而嫁之。其義誠可嘉焉。而佐亦唯命是聽。一以有舊而贖其女。一以有舊而貸其貲。佐之義亦未可沒也。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豐有俊。有一次到妓院裏去。看見有一箇年紀很青的妓女。很像他老朋友的女兒。他心裏覺得很疑惑。屢次去看他。那箇妓女也有點覺得了。席散以後。就很羞澀地留他過夜。豐有俊也就答應了。就盤問他。果然就是朋友的女兒。豐有俊說。我所以留着過夜的緣故。就是因為在席上不好問你。我們現在應當大家各自睡了。將來我必定有箇辦法給你的。豐有俊和京城裏的地方官是有交情的。到了第二天。就去對官說。我只有八千箇大錢。向你這裏再借二百千給他嫁了。地方官很稱美他的義氣。就把那箇女兒接進到衙門裏。辦了一副很好的妝奩。再給他選擇了一箇品行良好的讀書人嫁給他了。

留臺 貧困 浴室 拾金 見得 思義 不肯 欺心



金袋。盛金片之袋。

揜奪也。揜取也。

留守。掌宮

鑰及京城

修葺彈壓

之事。畿內

錢穀兵刑

之政皆屬

馬。劉係西

京留守。

趨謁。走謁

也。

羅倫故事。

見初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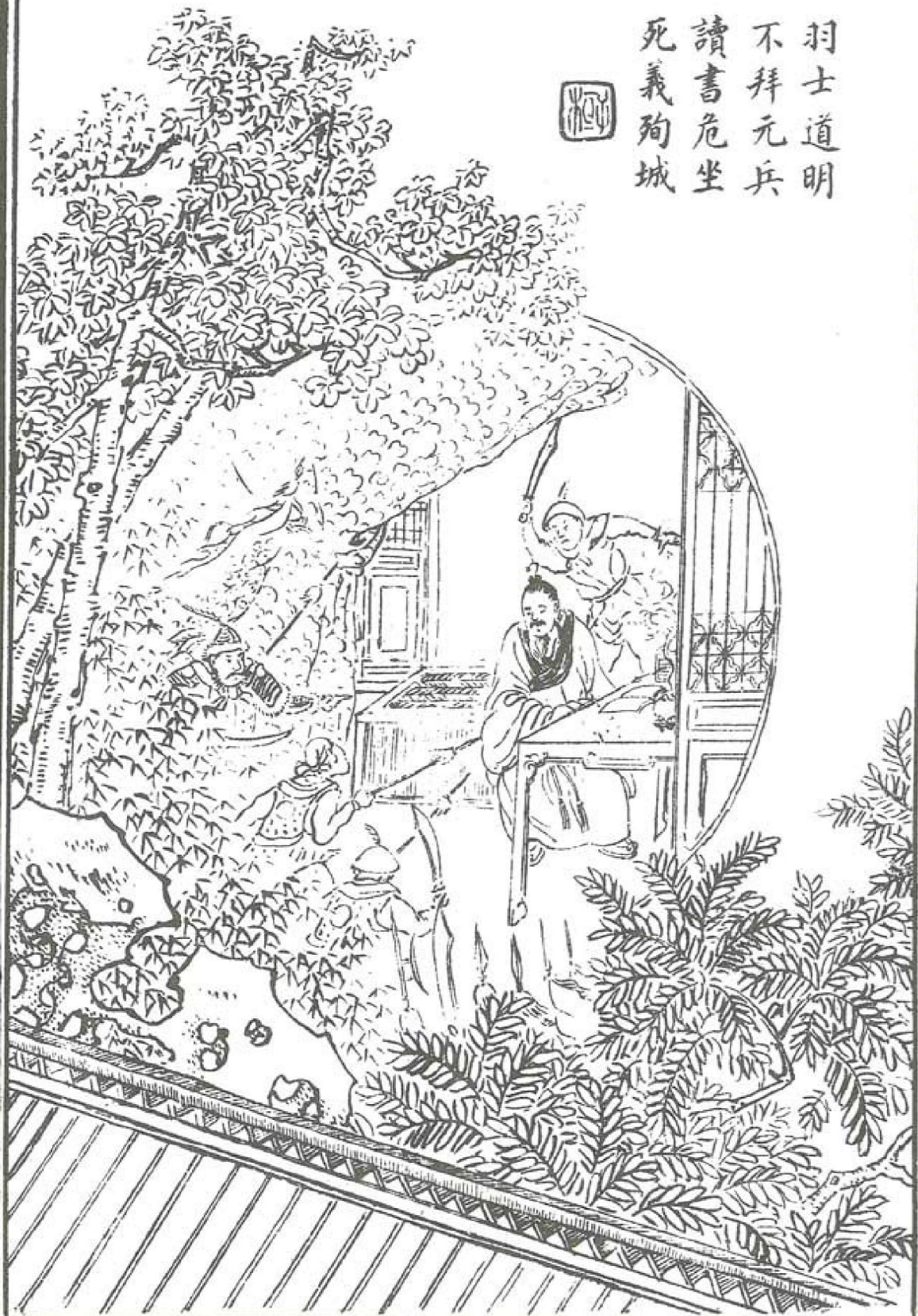
七第二十

三則。

留臺拾金

宋劉留臺家貧。在浴堂中拾一金袋。托疾不去。翌晨。有商人號泣尋至。劉悉付還。不受酬。人責之。答曰。揜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況商人辛勤所積。失之必痛。苟或不得。必死於非命矣。人皆服其義。後一舉登第。官至留守。五十年間。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且無不厭之。乃至貧不能自存之際。驟得八十五片之金。悉數還之。蓋其不忍人之心。與羅倫之命僕還釧無異。彼好取不義之財者。讀此傳能無媿也。否耶。

羽士道明
不拜元兵
讀書危坐
死義殉城



道明危坐

宋徐道明常州人。為天慶觀道士。德祐初。**元**兵圍城。

道明晉謁郡守姚訢。請曰。君侯計將安出。訢曰。死守

而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

不失為義士。城破。**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

書。兵使之下拜。不顧。以刀脅之。亦不為動。遂死焉。

守土之士。與城俱亡。義也。若方外之士。到處為家。

似無庸死義矣。然其時。元惡大獠。至一州則一州

破。至一縣則一縣殘。國之將亡者。幾希矣。與其不

義而降元。孰若死義以殉國。錄道明以概其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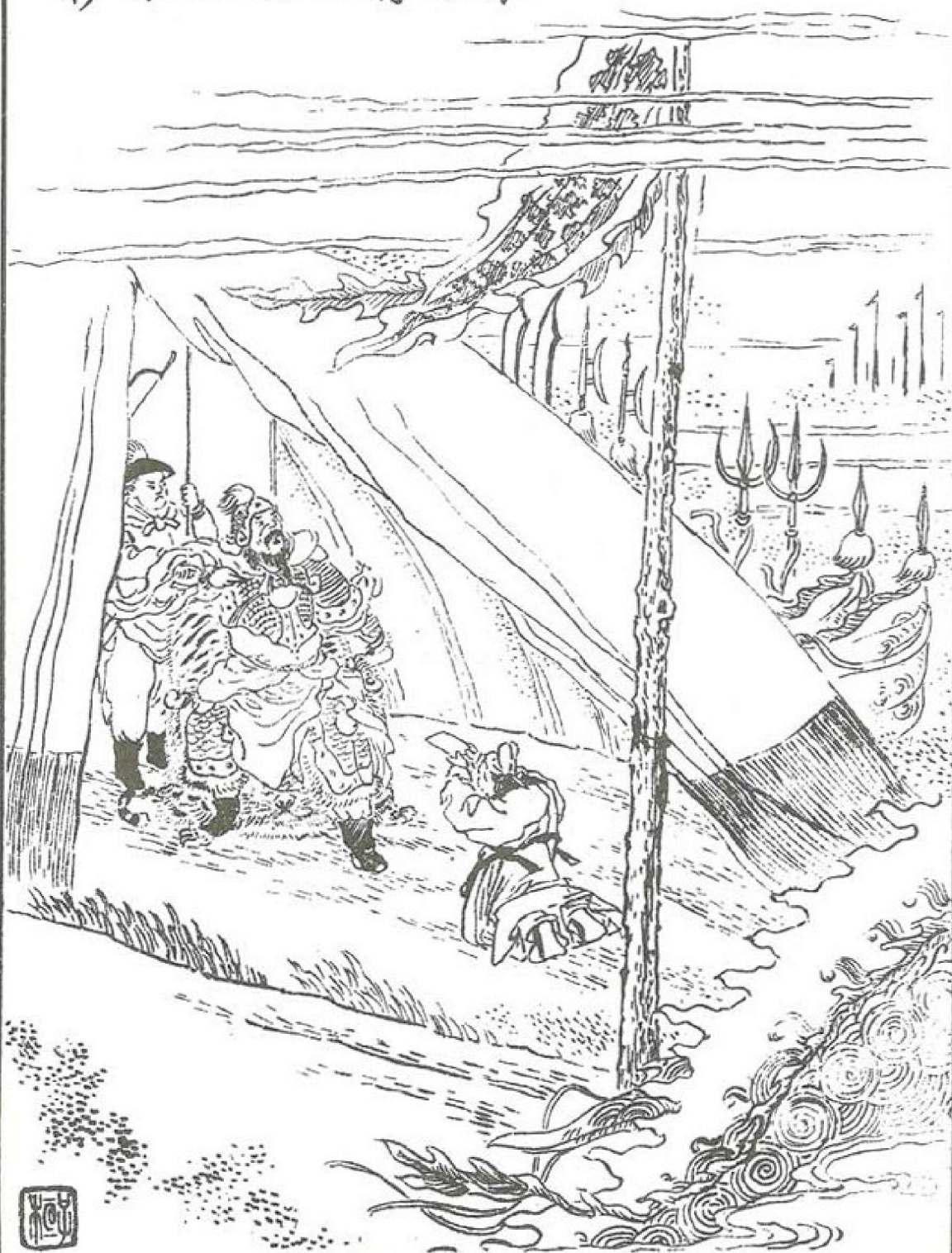
獠音制。狂犬也。

屬音蜀。儕輩也。屠與危坐。均見前。脅逼迫也。

常州即今江蘇武進縣。德祐少帝年號。訢與閻同音銀。

〔白話解釋〕宋朝末年間時候。有箇徐道明。常州地方人。是天慶觀裏的道士。在德祐初年的時候。〔元〕兵圍了常州城。徐道明去見太守姚訔。並且問道。你預備怎樣的計劃呢。姚訔說。死守吧了。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徐道明聽了。就立刻回去。對他的徒弟說。姚公發了咒。和城池一同亡的。我們應當也不失做一箇義士纔好。後來城頭攻破了。〔元〕朝軍隊就屠殺城內的百姓。這時候徐道明很恭恭謹謹地坐着。燒了香。讀着老子的書。〔元〕朝兵要他下拜。徐道明不去理他。兵又用刀去嚇他威迫他。徐道明仍然一點也不動。於是〔元〕朝兵纔把他殺死了。

宋張世傑無將之招三使三拒義不
可移



昌音丙。厓山詳見本集卷三第二十則。

海陵山在廣東海陽縣南大海中。舊名羅州。又名羅島。颶音懼。海中大風也。舵樓司舵者所居之處。

世傑拒招

宋末張世傑奉帝昺駐厓山。**元**將張宏範襲之。世傑力戰。弘範無如之何。世傑有甥韓某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之。世傑不從。曰。吾知降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厓山破。陸秀夫負帝投水死。世傑以小舟奉楊太后脫去。太后聞帝昺死。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之為宋室也至矣。恭帝被執。即立端宗。端宗崩。又立帝昺。昺死。又擬別立趙氏以存祀。至海陵山下。颶風大作。乃登舵樓。露香祝告。仰天呼曰。天不欲存趙氏。則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死而宋亡。

〔白話解釋〕〔宋〕朝末年的時候。張世傑侍奉了帝昺。駐紮在厓山地方。〔元〕朝的將軍張宏範來攻打厓山。張世傑盡力對他戰爭。張弘範也沒有法子可想。張世傑有箇外甥姓韓的。在〔元〕朝的軍隊裏面。張弘範差了姓韓的去招張世傑來投降。這樣的有三次。可是張世傑終於不肯。他說。我曉得投降了以後。可以富貴。不過從義氣上說。是不可以的。呵。後來厓山攻破了。陸秀夫背了皇帝。投在海裏死了。張世傑用了一隻小船。救了楊太后。逃去。楊太后得知帝昺死了。於是自己也投在海裏死了。張世傑就把他葬在海岸裏。

元魏敬益
好義憐貧
買田十頃
復歸莊民



敬益歸田

頃田百畝也。

莊農所居也。

餒音內上聲飢餓也若汝也。

愕眙驚視貌。

賑給濟也。

糜粥也。

元魏敬益好義博施。有田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等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民諭之曰。吾買若等田。使若貧不聊生。吾不仁甚矣。請以田仍歸若等。眾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先是有王薦者好義。遇歲旱。盡出儲粟賑之。粟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而敬益則凡男女失時者。出資嫁娶之。老弱之飢者。為糜以食之。甚至盡歸所買之田。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君子喻於義十二句。皆孔子語。散見於論語者。喻曉也。明白也。徙遷徙。適入聲。音。嫡專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合也。

百話解釋。元朝時候。有箇魏敬益。做人很有義氣。喜歡施捨。家裏有一千六百畝田。有一天對他的兒子說。我前次買進了四莊邨的田一千畝。可是四莊邨四周圍住着的百姓。就不能給養他們的口糧了。我非常地可憐他們。現在要把那些田歸還給他們了。你們只要很謹慎的保守着餘下的田。那末也不致於凍餓的呵。於是就叫了四莊邨的人來。對他們說。我買了你們的田。以致你們窮得不能生活。我這種行為。真是不仁極了。現在仍舊把田還歸了你們吧。這一班人聽他這一番突如其來的話。很驚奇的。大家互相看着。不敢收受。魏敬益一定要還給他們。他們纔受了。

緒餘

呂蒙正字聖功為宋賢相封許國公謚文穆以下皆呂公原文蕭牆言至近之地無偏無黨謂無偏私阿黨也語本周書洪範篇規矩所以為方圓之器準繩所以驗平直之器準如今之水平繩即今之掛綫也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見義不為。無勇也。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呂蒙正曰。五倫八德。非義莫能成。父子無義。則瀆倫之事興。君臣無義。則僭竊之亂作。兄弟無義。則蕭牆之禍起。夫婦無義。則離異之端兆。朋友無義。則傾陷之機伏。故義者。至剛至正。有嚴有法。無偏無黨。義之所在。懍若春雷。肅若秋霜。而不可犯。其規矩至嚴。準繩至正。無物不可。無時不然。義固不止於一二端見也。

公元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恭印伍佰套

德育課本

第三集
第三冊

倡印者：淨 空 老 法 師

印贈者：三 重 淨 宗 學 會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重陽路一段120巷24號3樓

電話：(〇二)二九八三〇九三六

傳真：(〇二)八九八三六一七九

淨空老法師 <http://www.amtb.org.tw>

影音版網址 <http://www.amtb-dba.org>

承印者：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9號3樓

電話：(〇二)二二四六九九二八

《免費贈送·敬請愛護珍惜·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